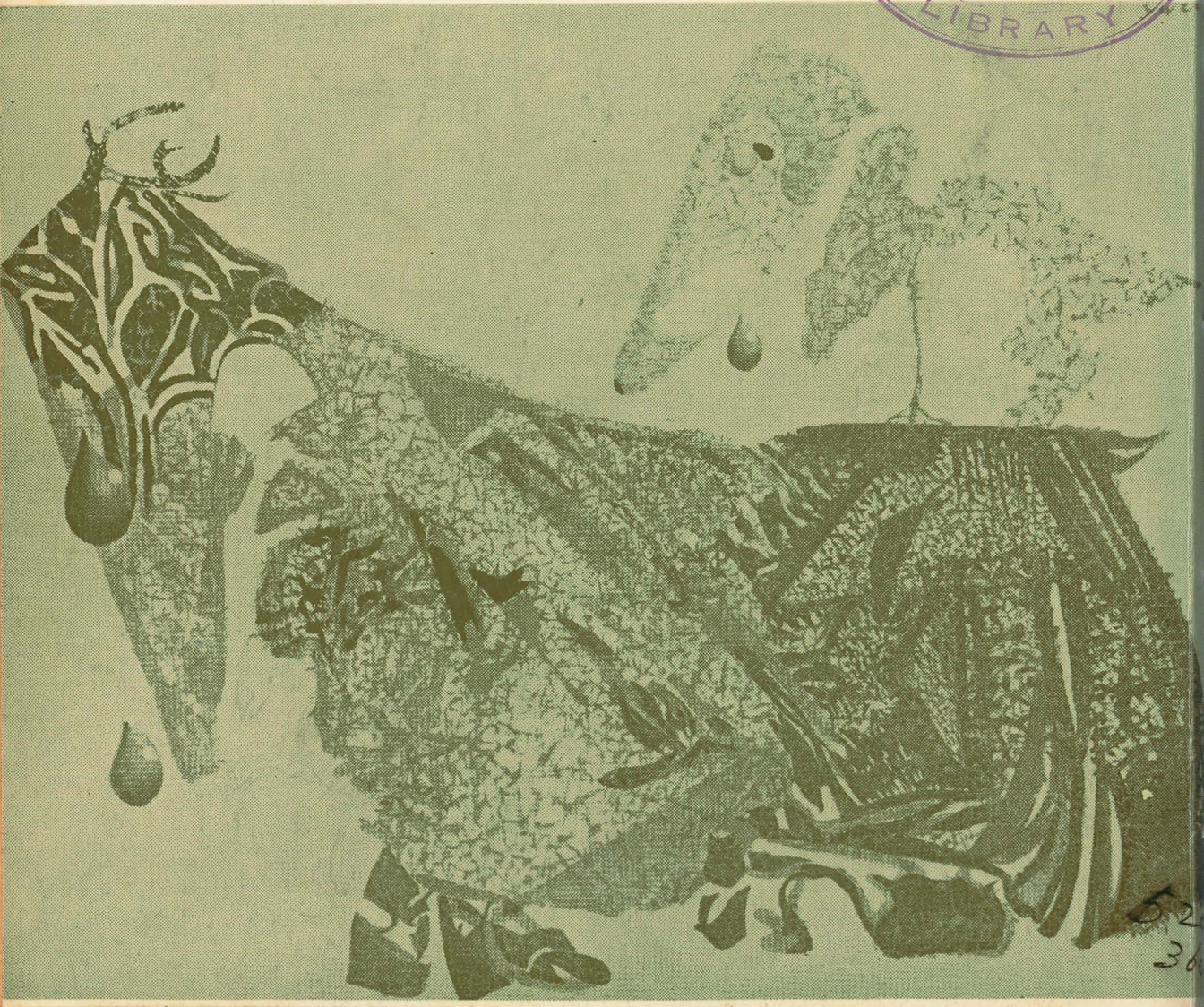


chao foon monthly · 238 · Dec · 1972.

蕉風月刊

二三八期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 238 期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72.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68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三八期

目錄

封面畫：九色鹿和鳥 ○ 陳瑞獻

論述

從中國古典詩看中國人的思想諸貌 04 賴瑞和譯

自毀滅中新生 17 梅淑貞譯

寓意的新寫實主義作家 20 余素

三段戲文 23 完顏藉

小說

蚱蜢 33 宋子衡

起終點 44 莫邪

家在台北 49 孟仲季

家在星洲

詩及詩評

腦音詩十二首 56 牧羚奴

南子的「蛇」與流川的解 63 何紹莊

散文

筠窗集 65 商晚筠

那一籃子的…… 70 廖湮

專欄

痛心疾首話帮派 73 劉放

毛筆與鋼筆 77 黃潤岳

四十年代作家和作品

何其芳的故事 81 黃俊東

何其芳三十年代詩選 83 何其芳

「刻意集」序 89 何其芳

風訊 93 編輯室

封底畫 ○ 陳瑞獻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劉若愚作
賴瑞和譯

從中國古典詩 看中國人的思想諸貌

下面這篇論文譯自劉若愚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國詩學」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 第一部第五章。在文中，劉教授從中國古典詩裏探索中國人
的典型心智活動及中國古典詩裏的常見主題，同時處處將之和西
方文化相比，給我們作了清楚的說明。劉教授是北平人，出身於
牛津大學，現任教美國史坦福大學。他的另兩本英文著作是「李
商隱評傳」及「中國文學裏的俠客」。

——譯者識。一九七二年終

要充份瞭解一種語文（暫且不提用這種語文寫成的詩），我們必須先瞭解它的內裏概念，思致方式及感受方式。這些都可以在這語文最簡單表現法中找到。譬如在中文裏，我們不說「長度」、「高度」、「闊度」等，而說「長短」、「高低」、「寬窄」等。這些例子說明了中國人的兩重世界觀及相對的思致方式。再者，不同的觀念、思致方式及感受方式，要放在社會及文化環境中，始能逐一窺其全貌。當然，在這裏不能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討論一些經常真正形成中國詩主題或內裏架構的典型觀念、思致方式及感受方式——這些也許是西方讀者可能誤解的。同時，我也祇想在必要時始論及社會及文化環境。至於那些屬於全人類和易於領會的思想感情，例如離別的哀愁、戰爭的可怕，都無須詳述了。

自然

在中國詩裏，正如在別的語文詩裏，有為數衆多的作品是描寫自然的美，以及表達詩人對自然所懷的歡欣。這些平凡的詩無須討論。但是，在某些中國詩人的作品裏，例如陶潛和王維的，自然具有較深的含義；這含義和英國自然詩人（特別是華滋華斯）所領悟到的含義，頗為不同。

首先，在中國詩人看來，自然並非是造物者的一種實體顯現（physical manifestation），而華滋華斯等人卻認為是。相反的，在中國詩人眼中，自然是某種自身俱足的物體。英文中所謂的 Nature，在中文作「自然」，意即「原本如此」（self-thus）。而中國人的思想似乎樂於把自然當作一件事實來接受，不想去追探自然背後的原動力（primum mobile）。這種自然觀有點像哈代所謂的“Immanent Will”（天生意願）①，但沒有「天生意願」所帶有的慘憂聯想。

因此，自然對人類既不慈祥，也不懷任何敵意。所以，在中國詩人看來，人類並非是永遠向自然奮鬥的，而是屬於自然的一部份。中國詩裏並沒有伊卡魯（Icarus）及浮士德（Faust）那種向自然反叛的人物。相反的，中國人都接受告誡去把他自身存在侵入事物的無限律動裏

，去讓他的生命和死亡，成爲自然永恆循環中一直繼續不斷的成长、衰敗、死亡及再生的一部份。這一點，很明顯的表達在陶潛的一首詩「形影神」裏。形代表通俗道家的意望（修成生命和形體的不朽），影闡述孔儒理想（從偉大的事業及永恆的聲名中達致不朽），而神則表達詩人本人的看法：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此外，這些詩人並非是在某一特定的時刻，從某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自然的。自然永遠是自然本身。在中國詩裏，詩人並不介入所描繪的全幅景物裏；或者，他們可以不干擾的融入景物中，如王維的「鹿柴」所示：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

但即使是在中國詩人當中，王維和陶潛都是特殊的例子，並不是所有中國詩人皆能臻至這忘我的冥想境界。反之，大部份中國詩人都感嘆人生和自然恆常現象比較下的短促。的確，人生的變幻和短暫，自然的恆久常新，這兩者的對比使中國詩產生一種特別動人的力量；同時，這對比也賦予中國詩一種悲劇感。但在西方文學裏，例如希臘悲劇及浪漫時期的詩，產生悲劇的因素是：人與自然的衝突，以及人之無法脫出自然加諸於他身上的種種限制。這引領我們來到另一問題：中國詩裏的時間。

時間

大部份中國詩展現敏銳的時間知覺，並感嘆時間無可挽留的消逝。當然，西洋詩人對時間亦是敏感的，但很少西洋詩人會像一般中國詩人那樣爲時間困惑。而且，一首中國詩經常比一首西洋詩更清楚更準確的標明季節及時辰。有數以百計的中國詩在懷春逝，怨秋臨，畏晚歲。春花凋謝，秋葉飄零，落日殘暉——這些都永遠令敏感的中國詩人想起「有翼的時間座車」(Time's winged chariot) ②，並令他們對自身青春的消逝，晚年和死亡的逐步來臨感到恐懼。這一種感情稚氣的表现現在漢武帝的「秋風辭」中：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汎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李清照的「浣溪沙」③則比較具心機的表達這種因時間消逝而引出的感懷：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在此，情緒以及表現這情緒的方法，都是同樣奧妙的。在上半闕，蔓延到天涯那麼遠的芳草

的繁生，首先暗示了春天的消逝。同時，這意象亦隱示着對情人的懷念，因為它令人想起楚辭中的二句（用現代話來說）：「年青的貴族遠遊不歸；芳草又再次繁生」④。此之所以在第三句中，詞人要提醒自己不要上高梯遠眺，因為她可能發現的或許祇是芳草，而無那年青貴族的蹤跡。在下半闕，春逝的暗示隨着竹筍的成熟，燕子之使用落花來築巢，以及杜鵑啼而增強了。這幾個意象全加深上半闕裏就存在着的憂鬱調子，因為它們暗示，詞人的青春和美麗或許會像春天般逝去。此外，杜鵑是和愉快的愛情有聯想關係的。這源自一則傳奇：望帝和他一位部下的妻子相戀，結果死後變形為杜鵑。最後，杜鵑的啼聲都公認為有點像「不如歸去」，因此在這裏它就成了一種祈求，代表詞人祈求那浪人歸來。

在西方讀者看來，像以上兩首詩所表現的祇不過是些傷感的自憐自哀吧了，但是，一旦我們瞭解到，大部份中國知識份子對永生都感到懷疑，這兩首詩裏的自憐就可理解了，而非毫無理由的。真正的道家所追求的是，要回到自然生機的無限律動裏，而不怎樣重視個人的存亡；佛家的目標是七情六慾的斷絕；而儒家則很少談到人死後的再生。（儒家之堅持要祭拜先祖，並不等於說他們相信人死後可以再生，因為這種作法的含義是外在的懷念表誌，而且經常被目為一種道德義務，並非一種宗教儀式）。那些不能在道教或佛教中找到慰藉的詩人，或者不能心甘情願地降服於全人類命運的詩人，不免要悲歌時間的消逝，並且畏懼那無可避免的死亡的來臨。但既謬且真地，正因為這一生是有限而短促的，它看來是那麼寶貴，那麼值得去經歷。在悲嘆生命短暫的同時，中國詩人亦決定要好好利用這一生。這種態度可以部份說明，中國詩人對自然的特殊敏感及細緻的觀察，如「浣溪沙」一詞所示。

歷史

我們不但在中國詩裏發現到，個人對他存在於時間之中有敏銳的知覺，而且我們還找到一種強烈的歷史感——歷史畢竟是人類短暫存在的集體意識的紀錄。整體而言，中國詩人看歷史，正如他們看個人的生命。他們把朝代的興衰和似乎是永恆不變的自然現象相比；他們為英雄偉業和帝王奮鬥的徒勞嘆息；他們為遠古的戰爭和滅亡的美物下淚。表現這種情緒的

詩通常被稱為懷古詩，有別於所謂的詠史詩。詠史詩通常是載道的，或者以一些歷史事件來批評當前的政局。以下的七絕出自李白，是一首典型的懷古詩：

越中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

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只今唯有鷓鴣飛

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但也許一個已足够了，因為這些詩作都傾向於應用同一種方法來表現同一種情緒：把往日的榮耀和今日的衰敗相比，強調人類奮鬥的虛榮。這類詩當然並非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在西洋詩裏亦常遇到同類例子。但西洋詩人是把人類的成就拿來和神的力量比較，以顯出其脆弱，而中國詩人通常則祇感嘆人類成就的脆弱，未把神的力量引進。某些持有不可知論的歐洲詩人，和中國詩人的態度甚為接近。雪萊的 *Ozymandias* 即是一例，可以極恰當的列為懷古詩；浩司曼 (Housman) 的 *Wenlock Edge* 亦是如此。它有典型的結尾：

To-day the Roman and his trouble,

Are ashes under Uricon.

（今日的羅馬人及其紛爭，
是尤里康下的灰燼。）

閒適

「閒」這一字，我這裏且試英譯為 *leisure*，但有時亦可英譯作 *idleness*。但是，用在

詩裏的時候，這字並不帶有壞的含義，而可以指心思不受干擾、遠離世俗憂慮及欲望的心境——一種自然和自我和平共處的心境。或許，"being in peace"是較好的英譯。在王維的詩中，「閒」是主要用字之一，如下面各摘錄句所示：

寂寥天地暮
心與廣川閒

我心素已閒
清川澹如此

清川帶長薄
車馬去閒閒

人閒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從這些詩行，我們可以領會到，詩人如何將憂慮及欲望傾出思潮外，而同他周圍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所有的事物，從大川到車馬到落花，看來正同詩人的心境一樣靜寂，一樣平和。詩中既沒有對詩人處於閒適中表示懊悔，也沒有暗示江流不回，花開花謝的傷愁感（這倒是許多其他中國詩裏常見的）。王維其實是把閒適提昇到哲學及美學冥想的層次。這種心境比濟慈所讚美的「怠惰」(Indolence)更為高級，更為透澈，因為它拼拒了愛情、欲望及詩神。

但在其他中國詩人的作品中，「閒」並沒有這樣的哲學含義。更正確的說，「閒」暗示冷漠、沮喪及憂慮的心境，近似「無聊」。例如，馮延巳的「蝶戀花」(閒情)，就和哲學冥想毫無關係：

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
河畔青蕪堤上柳，爲問新愁。何事年年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

有些批評家要我們相信，這闕詞是寓意的。馮延巳那時是南唐的宰相，正爲國是憂傷。據我看這說法太牽強了。其實，中國批評家祇是太喜歡用寓意的看法來解釋任何詩詞罷了。讓我們把這闕詞當作詞來看：馮延巳爲一種莫名的「閒情」所困——一種無聊、厭倦、「無由的哀悼」("deuil sans raison")。爲了麻醉這感覺，他拼命飲酒（或許他以爲這樣做會得到澈底的解放）。但他在虛度光陰中卻找到一種自我虐待的快樂（而又有誰能責備他以這麼痛快的方式來虛度日子呢？）他自己甚至認爲這應做是一種道德義務（「不辭鏡裏……」）。這種複雜的心態是以同等複雜的文字來表達的，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末歐洲的「頹風」(decadence)除了其他事物，我們應注意馮延巳如何提及要讓他鏡裏的「朱顏」變瘦，而非他自己變瘦。這類詩詞想要捕捉的是奧妙飄渺的心境，同時極力探索那些祇存在於高度文化的優閒貴族圈子裏的鬱結情緒。在這裏，「閒」便含有各種社會及文化上的暗示，如「閒適的婦人」中的「閒」字。同時，「閒」也沾染上輕微的憂悵，這使它與英國詩人 William Morris 的詩句「空虛日子的懶歌者」(idle singers of an empty day)裏所表現的膚淺，大相逕庭。

鄉愁

祇要是讀過中國詩的人，不管讀了多少，或者讀的是翻譯，都會發現中國詩有許多是寫鄉愁的。中國詩人似乎永遠哀悼放逐，永遠渴望回歸。西方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是傷感的，但我們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廣大土地，古代交通的困難，城中高度文明生活和戍邊悲苦處境的強烈對比，中國傳統社會裏家庭的重要，以及後代和先祖家業之間的深堪連繫關係。再者，作爲一個農業民族，以及一個屬於土地的國民，中國人就整體而言，都顯著的沒有流放慾念(Wanderlust)。因此，鄉愁成爲中國詩裏經常和慣常出現的主題，並不怎樣令人驚奇。一旦成了一種風氣，某些詩人及愛詩者即使離家祇百里，且生活在極舒適的環境中，他們也會毫

無理由的寫起懷鄉詩來。但是，中國詩裏存有慣常的懷鄉詩，這並不等於說它就沒有真正表達刻骨銘心的鄉愁的詩。

要舉出這一主題的許多詩例，是頗容易的。李白的下面兩行，很快就出現在我們腦海：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爲了使我們的討論更有趣，我不想舉出那些直寫鄉愁的詩作例子。我想舉出兩闕詞，第一闕是間接表達鄉愁感受，另一闕則把鄉愁拿來和眼前的歡樂相比。

第一闕即溫庭筠的「更漏子」：

背江樓，臨海月，城上角聲嗚咽。堤柳動，島烟昏，兩行征鷹分。

西陵路，歸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銀燭盡，玉繩低，一聲村落雞。

在這闕詞中，鄉愁感受是由意象及聯想烘托出來的，而非直接寫出來的。上半闕中，角聲的悲鳴暗示戍邊的孤獨守兵；柳絲使人聯想到離別；而征鷹則經常用來象徵遙遠旅程及流放。下半闕中，載著他人回家的船，正好和詞人的無家成對比；花草的枯萎標明春天的消逝，增強傷愁氣氛；而焚盡的銀燭，低掛的玉繩（玉繩是星座的名稱），以及晨曉時村落的雞啼聲，都在在暗示著一個無眠的夜。

第二個例子是韋莊的「菩薩蠻」：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墻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應先說明的是，這位詞人在黃巢反叛期間，逃離他長安附近的家鄉，而現住在南方，即揚子江以南，一個以江山美人出名的地方。韋莊一邊渴望返家，一邊又爲山水和他眼前「人似月」的美人迷醉。他的衝突情緒於是產生一種張力。缺乏這種張力，這闕詞便索然無味了。

愛情

據我看，某些西方翻譯家過份強調中國詩裏男人與男人之間的友情的重要，並且因而低住了男女間的愛情。不錯，有許多中國詩是男人寫給男人表示情愛的。他們所用的辭句，可能會給一位英國詩人帶來強烈的尷尬，如果不是公開審問的話。在古代的中國，婚姻是由父母安排的，而一個男人對同情、瞭解及情愛的渴望，往往祇能在另一個男人身上找到。這種說法並沒有錯。不過，男人對女人確也懷有愛情，雖然對象不一定是妻子，而中國詩裏也確有大量的情詩。詩經中就充滿了坦白的情歌；漢朝及六朝的民謠選集中也有很多。情詩也沒有在後代逐漸消失。唐宋詩人如李商隱，溫庭筠，柳永，黃庭堅及其他詩人的作品中有的是，更不用說元明的劇曲家了。總之，愛情在中國古典詩裏，正如它在西洋詩裏，是個無法避免的主題。

中國詩人的愛情觀似乎和歐洲詩人（或至少浪漫的歐洲詩人）的有一點不同，就是中國詩人沒有把愛情奉爲某種絕對的東西，可以使愛中的人免除所有道德責任。愛情也沒有被目爲精神結合的外在表誌，而某些歐洲詩人則持有這種看法。中國人對愛情的態度是敏感而現實的：愛情在生活中自有其應有的合理地位，它被看作是一種純素寶貴的經驗，但並非是超越一切事物的東西。中國詩歌頌愛情的面面觀：初遇的緊張，懷人的熱切，躊躇的痛苦，實現的狂喜，離別的折磨，被棄的耻澀和辛酸，以及最終對方爲死亡奪去的絕望。愛情在中國詩中可以是嚴肅或輕鬆，溫柔或熱情，甚至有時可以是公然色情的，但很少（如果不是沒有）是柏拉圖式的。把愛情的大部份面貌都表現出來的，是那部偉大的戲曲「西廂記」。不過因爲一小部份的摘錄無法窺其全貌，我不想引用這部傑作，而祇想引用溫庭筠的兩首「更漏子」：

金雀釵，紅粉面，花裏暫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

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

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醉酒

同樣的，每個中國詩的讀者一定發覺，中國詩經常提及飲酒和醉酒。「醉」通常英譯作 drunk，雖然事實上這英譯帶有頗為不同的暗示和聯想。「醉」並不暗指縱情的官能享受；它亦不表示喧嘩和歡樂。不過許多歐洲的「飲酒歌」卻是如此。「醉」字包括象部「酉」和聲部「卒」，意即「完結」或「臻於極限」。根據「說文」（公元一百年左右的語學著作，中國字源學的基石），聲部在這裏也有意義，而整個字則解作「每個人臻於他能力的極限，而不觸犯禮義。」即使我們不接受這解釋，在中國詩中，「醉」字依然不等於英文的 drunk，intoxicated，或 inebriated。更正確的說，「醉」的意思是，一個人和日常心事有了精神上的脫離。當然，drunk 等英文字亦可作象喻的用法：一個人可以「為成功灌醉」(drunk with success)，或「為美麗迷醉」(intoxicated with beauty)，但這些英文字單獨用起來時，它們就沒有「醉」字予人的同等感受了。因此，我寧願不用這些字眼，而把「醉」英譯作 "rapt with wine"。

說了上面的話，我並不是要暗示，中國人永遠不會醉酒。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醉酒，是一件事；而中國詩人寫他們「醉」了，用意是甚麼，又是另一件事。在中國詩中，醉酒大體上是一種相約俗成的傳統。我們最好把中國詩人所宣稱的「醉酒」，理所當然的接受下來，正如我們頂好把伊麗莎白王朝時代的商籟詩人，逢人訴說他情婦的殘酷這件事，毫不置疑的接受下來一樣。中國詩的醉酒傳統至少溯源到楚辭中的「漁父」（以前說是屈原的作品，但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紀的偽作）。在此文中，詩人訴說，衆人皆醉我獨醒。在此以後的詩人如劉伶，更把詩人和世界的位置顛倒，而去求「醉」，把「醉」當作是脫離世上的冷酷及個人情緒的象徵。陶潛在其中一首有名的「飲酒詩」中，很清楚的表現出這種逃避主義的態度：

有客常同止 取舍邈異境
一士常獨醉 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 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 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 日沒燭當秉

同樣的，李白寫道：

處世若大夢 胡爲勞其生
所以終日醉 頽然臥前楹
覺來盼庭前 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 春風語流鶯
感之欲嘆息 對酒還自傾
浩歌徒明月 曲盡已忘情

這些是否是經年酒徒所唱的醉酒歌？

註：

- ① 語見哈代的史詩式戲劇 *The Dynasts* (譯註)。
- ② Andrew Marvell, "To His Coy Mistress" 中的名句 (譯註)。
- ③ 這闕詞亦說是周邦彥的作品，但我認爲它是李清照所作，因爲詞裏的感情和感情顯得特別女性化 (原註)。
- ④ 見宋版楚辭集注，集三，頁九十三 (原註)。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歹羊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已出版，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拉笛夫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欣賞牧鈴奴和梅淑真的譯筆。（排印中，定價一元）

梅淑貞譯

自毀滅中新生

簡介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漢利·柏爾

小說家漢利·柏爾(Heinrich Boll)，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中產階級的描寫大師，被瑞典評選委員會當局選為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他是繼湯姆士·曼在一九二九年贏得此獎之後的第一位德國作家（這裏不包括奈·沙茲(Nelley Sachs)和赫曼·赫斯(Hermann Hesse)，因為他們雖在德國出生却是別國的公民）。

評選諸公在十月十九日的聲明中說：柏爾的得獎理由，是他在作品中對時代的剖視的高瞻遠矚、和樹人物性格的敏銳手法，已對德國的文學復興作出貢獻。

新生的一代

大約等於廿萬元馬幣的獎金，將由瑞典國王於十二月十日頒給這位現年五十四歲的作家。

委員會秘書基羅在獎狀中說：「這新一代的詩人、作家、思想家繼納粹獨裁政治之後，能迅速的認清自己在此時此地的任務，這不可謂不是個偉大的奇蹟。德國的文學復興——柏爾的作品可作印証，而他本人也曾參與其事——不只是個形式上的試驗，它包含着自毀滅中的新生，生命的甦醒，睿智和靈性種子的萌發。」

舉個例子來說，柏爾的最新小說「與貴婦的合照」(Gruppenbild Mit Dame)，就表現出他能把人物和背景寫得栩栩如生、恰到好處而不露痕跡。

漢尼曼總統在致給柏爾的賀電中說：「你的書和作品，是反對暴力和壓迫的印証，是向和平和協議



作出的呼聲，從前那些像你一般發出諍言的聲音早已被壓了下去，離開本土，無論是在國內國外，你會越來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言人。

柏爾得獎的消息傳出時，他正在希臘作私人遊歷，他告訴記者說，他覺得這是他個人的榮譽，同時，也是對戰後德國文學的敬意。他也說他會把部份獎金捐給國際筆會，為被拘禁的作家及其家人所設立的基金。

柏爾的生平和作品

柏爾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廿一日誕生於哥隆市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傢具木工。中學畢業後他在書店做學徒，時值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被徵召入伍成為步兵。在戰爭中會重傷三次。一九四五年回到他的故鄉，並在哥隆大學修習德國文學。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發表於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反戰小說：「沒有准可的缺席」。同年被頒 Gruppe 47 文學獎。一九五三年他的另一本小說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羣。其他的重要著作有 Das Brot der Truben Jahre 和 Irisches Tagebuch (兩本都發表於一九五七年)、「九點半的桌球」(Billiard Um Halb Zehn, 1959)、「小丑」(Anscheneies Clowns, 1963)和「Ende Einer Dienfahrt, 1966」。

頒給柏爾的衆多獎中包括「Charles Veillon 獎(1960) Georg Buchner 獎(1967)」。柏爾的德文出版人 Kiepenheuer 和 Wirsich (哥隆)報稱約有四百萬本柏爾的著作已在西德印行，而東德也出版了約三百萬本。在國外——不包括蘇聯在內——估計二百萬本已經售出。柏爾的作品已被譯成將近卅種文字。自一九六六年起，他的大部份底稿已在波士頓大學中收藏。

各國輿論對柏爾的看法：

法國的共黨報紙「人道報」(Humanite)稱柏爾為「前進的教徒」，而丹麥的保守報紙 Berlingske Tidende 亦作如是觀，形容這名小說家為「人道主義者的天主教徒」。

波蘭日報 Tribuna Ludu 說他是「徹頭徹尾的前進人物」。米蘭的 Corriere Della Sera 譽他有「道德上的誠實」，並說他是「戰後德國最具戰鬥性的良知」所激起行動。

巴黎的國際前驅報還提到柏爾的「政治解放主義和維護法律上的自由」。

(譯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的 The Bulletin)

寓意的新寫實主義作家

——漢力希·潘爾和他的小說

去年九月間，國際筆會在都柏林召開第卅八屆年會時，當代西德地位最崇高、也最爲西方讀者所熟知的名作家漢力希·潘爾(Heinrich Boll)膺選爲新任會長。這說明了一九四五年以來德國新文學的普受重視，以及德國作家的再受推崇。

自希特勒當權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可以說是德國現代文學的不毛時期，不但沒有作品，甚至沒有作家，因爲在這段期間，作家們流亡的流亡，封筆的封筆，妥協的妥協，沉默的沉默，而當走狗的則告墮落了。一直到戰爭結束後的一九四七年，有所謂「四七文學社」(Group 47)的成立，以它爲中心，發動了一次「清掃」的文學運動，才造成德國的另一次「文學復興」，在他們自己的「文學荒原」上重建家園，漸漸有了豐美的收成，並再度爲世人所重。

在這個文學的大變動下，一批一批的新人新作從文壇上湧現，而且幾乎都是以超乎傳統的「新瓶新酒」的姿態嶄露頭角，因此使得德國現代文學的風貌，有了全然的改觀，這種現象的產生，大致可以歸納於兩重因素的交互迸擊：一方面是對納粹的極權、殘暴所產生的反動，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盟軍的佔領，連帶而至的英美現代文學的沖激。由於這兩方面因素的鉅大影響，加上當時作家們的力爭上游，終於脫穎而出，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和內涵。一般而言，他們作品的主题

，大多環繞在「人類的處境」、「生與死」以及「宿命論」的問題背景上，而表現的風格，大都沉重而嚴肅，當然也有幽默性的作品，但終究免不了帶點玄學的意味。

潘爾也是一九四七年清掃文學運動以後纔崛起的作家，今年五十四歲，一九一七年生於萊茵河畔的科隆(Koeln)，高中畢業後，先在一家書店工作，然後又幹過一些臨時性工作，一面繼續求學，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則服役軍中，一九四七年返回故鄉，才開始寫作的生涯，所以他筆下的小說，無論長篇短篇(尤以較早期作品爲然)，其背景和主题，無不與戰爭有關，而主要角色也與軍人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文評家卡羅(Gert Kallow)曾經指出：潘爾所寫的戰爭，其主要的用意在於提醒我們，戰爭不但摧毀世界的外表，抑且破損了自然的存在。

較早期的小說，固然都以探討戰爭爲主，但是到了稍後的作品，則逐漸走向探討戰後的種種問題，描寫一般平民在戰後西德社會中的生活和感觸。在他的筆下，對於生活經驗的處理並非真正是寫實的，而是所謂的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手法，帶有濃厚的寓言色彩，我們可以從他的許多作品中，看出卡夫卡的深刻影響，把幻想和現實揉和在一起。他所寫過最成功也被公認爲最能代表德國現代小說的，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九點半的彈子球」(Billiards at Half-Past Nine)，由於這部長篇小說的出版，曾經使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雖後來並未得獎，至少這件事使他獲致不少的國際聲譽。另一部令他名噪一時的小說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小丑」(The Clown)。

就一般作家而論，通常都以其中長篇作品爲論斷的代表，因爲在短篇作品中所表現的往往僅是創作者片斷性的洞察，不如長篇小說的一貫觀點，而且當許多短篇作品結集時，風格上不一定一致，表達的意圖也欠缺共通之處。可是當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一年之間，潘爾最初出版的幾部短篇小說集，如「孩子們也是平民」(Children Are Civilians Too)等，當時的一般文評家都認爲潘爾是惟一能直追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作家，與當時比他年青得多的耿特·格拉斯(Gunter Grass)同享盛譽，都被視爲是德國最有潛力最有前途的作家。

剛才提到過，潘爾的早期作品，主要在探討軍人或平民面對戰爭的問題，探討德國的罪惡及腐敗的問題，因此，作品往往帶有厚重的辛澀的反諷意味。有時他也會描繪一些屬於情緒上的新鮮感，譬如在一個短篇中，有位軍士這麼說：「我獨自留在這個鎮上，天空橫在我的頭頂，就像

是一隻快要炸裂了的飛船，寂寂地停在那兒。」

有時他會採取一些類似卡夫卡式的諷笑（Kafkaesque Laughter）的表現方式。他曾在一九六五年的 *Der Monat* 雜誌上描述戰後的德國「是一個沒有憂傷的悲哀國家」；他在一個短篇中，更以一個癩腿的老兵和一位支領高薪的官員之間的爭論來表現，德國老兵說：「你或許低估了我這條腿的價值吧！」並且說，如果他不失去這條腿，他大可一逃了之，也就不會去替一些官員通風報訊，拯救他們免於戰禍，而這些被救的官員們，現在卻可以領到一大筆政府發放的養老恩俸，他自己的恩俸卻要和這些官員爭議半天。這充份代表了潘爾強烈反映德國戰後社會問題的風格。

有些小說則描繪軍士的離鄉背井，邁向死亡。有名的如一九四九年的「火車是準時的」（*The Train Was On Time*）和一九五一年的「亞當，你在那兒？」（*And Where Are You, Adam?*）這兩篇小說都帶有點天啓錄（*a note of apocalypse*）的意味。因為戰爭的損毀和殘酷，使用以維持生命的食物，都變得令人作嘔，在「亞當，你在那兒？」中，杏樹「散發着溫熱和淡紅顏色，宛若焦黑的屍體上，玫瑰色的痂痕……」；而在「火車是準時的」中，那位命數已盡的英雄，則痛惡着咖啡的濃烈氣味：「那是軍營中的腐臭味，部隊廚房裡的腥味，一種薰遍了整個歐洲的臭味……」

雖然這些小說的背景都和戰爭有着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但在潘爾筆下卻很少有直述戰爭慘劇情狀的描寫，而代之以寓言式或隱喻式的寫法，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突出效果。

在潘爾的筆下，生命、道德與罪惡一直都是他最重要的創作主題，這也是他在寫作過程中的「執意」（*idees fixes*）所在，而他本身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所持的態度是悲憫的，是超然的，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特立而受景崇的重要原因。總而言之，潘爾的創作意圖，可以借用他筆下人物中的一句話來說明：他要追求「某些介乎頑念（*obsession*）和超然（*detachment*）之間的東西、某些充滿魔力的東西。」

完顏藉

三段戲文

楔子

一九七〇年夏，我到了倫敦，我把三個不完整的白天，放在牛津路上。在這倫敦最熱鬧區，看到小隊剃了度的英國男女青年，著黃色袈裟，在側道上，數步向前數步向後的跳踏，手中搖着小鈴，口裡唸唸有詞，也不知唸着甚麼。友人解釋，他們是克里斯南（？）教徒，當街修行；又說教主收了不失信徒，賺了大把英鎊，每次回印度，總是包一架專機，有美女作陪云云。這話可能是流言，也可能屬實，我無心追究，覺得有趣的，倒是世上有不少人，藉各自不可理喻的方法，想拯救世界、改造世界、拯救自己。

一、電腦與藝術

牛津路有幾家電腦公司，張着告示：替人算命，給你解答問題，連預言未來，也在服務之列。我的這個零碎的白天，便花在其中的一家電腦公司裡。我是個籍籍無名的衆生之一，早就知命、並且認命；此來求教於電腦的，盡是身外之事。我事先準備好一些問題，用英文打字機打在白紙上（電腦雖是靈巧，可惜不識華文）。電腦原非血肉之軀，但照舊得索取一

筆費用，才肯替你服務，印証了新加坡總理的一句話：世上很少有不花錢的東西。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電腦有沒有各自的名字？你如何稱呼？

我叫哈爾（HAL）。它回答。

（哈爾，好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它接下去作答：我就叫哈爾，你或許聽過；或許沒聽過。它是影片「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中那個電腦的名字。電腦無個性，哈爾足之代表全體電腦。

電腦是機器，機器也能談藝術麼？

可以談藝術，只是無法創作藝術。電腦機器只具機械性，不具人性，而藝術却是人的產物。人即憑藝術創作與其他生物分開。一切生物，有一個最基本的需求——物質生活要求（為溫飽與生命安全）。人除物質生活需求外，還有精神生活需求，前者需要物質生產活動去滿足，後者需要精神生產活動去滿足，第二種需求，促成了藝術的產生與發達。第一需求（滿足生存需求）與第二需求滿足（精神需求），對人而言，只可有先後；不應有取捨。取第一需求捨第二需求，人與其他生物實無多大差別。拿政治來說，一個政府的最起碼職責是設法照顧人民的物質生活需求，在某種特殊的客觀環境下，政府如果不得不動員全民、動員全民全部可以動員的精力與時間，進行物質生產，才能滿足全民的物質生活需求。它因此得傾舉國之心力於物質生產，它無暇兼顧精神生活需求（藝術創作需求），這只是一項權宜之計，無可厚非。在此特殊時期，全民之中，可能有一些過去一路來只知藝術生產，不知物質生產的份子，政府爲了顧全全民生存，可能叫這些人「改行」：放棄精神生產活動，參與物質生產活動。當中又有小撮年老無法改行的，只好退而求其次：叫他們用他們的「本行」，爲鼓勵物質生產，爲物質生產目標服務。有些國家的藝術，其面目與作用突然改觀，原因在此。設法滿足全民的生存需求，固是政治工作者的第一要務，但政府的職責，絕不止於此。政府於使人人有衣食、生命安全有保障之後，還須設法使人民有時間和精力的餘剩，讓他們滿足精神生活需求，藝術活動（創作與欣賞）、哲學思想才能在這種剩餘的時間與精力下萌芽茁長。人也只能在這種精神生活下得與一般禽獸有別。如果這個論點沒錯，那它的結論是：物質生產活動的功用是滿足及豐富物質生活；藝術創作的功用，是滿足並豐富精神生活。縫

衣廠生產活動的必然結果，是使人有衣服穿。一首樂章、一幅畫、一首詩、一篇小說問世，無論如何做不到這點。一幅畫即使畫的是衣服，它不等於衣服，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也無法真的當飯吃。要求畫布上的衣服與晚餐必須能够禦寒果腹，是等於在街頭幾步向前幾步向後跳踏，以爲世界便因此得救一般。

藝術欣賞者或批評者要求藝術工作者負起教育群眾、改造社會的重任，這算不算苛求？

哈爾反問：藝術工作者算不算群眾？他不是高於群眾一等？他比群眾知識淵博與豐富？他有沒有教育群眾、改造社會的抱負、訓練、經驗、計劃和一套推行此計劃的方法？答案若全是「是」，那他早已是一個社會工作者與政治家。他絕不會把教育群眾、改造社會的大計，寄托在音樂、繪畫、寫詩、寫小說上。姑且說他有時也須借助文字吧，但他依然不會是寫詩和小說，他寫的必是時論或專論（一如報章的社論或星期論文）。在今天，藝術工作者只是群眾之一；他可能是學生、工人、教員、公務員、巴士或德士司機甚至家庭主婦，可能是任何一種行業的人士。不像過去那樣，教育是極少數人（所謂文人）的特權？他不但壟斷教育、壟斷政治，甚至壟斷藝術。那時的群眾，多是文盲，因此古之文人自視比群眾高，於是處處站在雲端，以教育群眾、改造社會自許，正因爲他們壟斷知識、壟斷政治，當然以教育群眾、改善爲己任了。但今天不同了，當一個國家的九成以上群眾，都能分享教育之惠時，藝術的壟斷局面已瓦解，藝術工作者已是群眾無疑，他並不比「其他的群眾」高人一等，他可以實際教人的，除他的本行外，實在有限。譬如一位教員課餘寫詩寫小說，他在小說裡可以「教育」人的，頂多是他那些教材。即使是這些教材吧，他在課堂上實際教，再不然把它寫成教科書，也終比寫入小說寫詩有效，又何必多此一舉？中國文豪曹雪芹的傑作「紅樓夢」，有人認爲他的寫作動機是「反清復明」，也有人認爲是教育群眾、改造社會。這些都是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假定曹氏果是爲了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而寫「紅樓夢」，那麼歷史已証明：打倒清朝的，不是「紅樓夢」；明朝也並沒有因「紅樓夢」而光復，如果把「紅樓夢」的價值（作用）放在「反清復明」上，那它的價值全失了。若說「紅樓夢」是爲教育群眾、改造社會而寫，問題來了：曹氏的時代，群眾識得幾個字的不但爲數不多，能看

懂「紅樓夢」的群眾當然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群眾之中，真正讀「紅樓夢」的群眾有多少巴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曹氏豈不選錯了媒介？因此對藝術生產的價值與作用，不等於工廠的生產的價值與功用。前面說過，人類的生活是兩重的：他必須參與實際生產活動（為自己生存也為衆人生存），在實際生產活動之餘，他需要過精神生活（文娛生活，娛人也娛自己。所謂娛人當然是廣義的，它的內容沒有界限，也不可界限）。兩者同樣重要：正如工作重要，休息也重要。前者是物質的；後者則是精神的，藝術的作用屬於後者。

藝術批評者常怪藝術工作者「不深入生活」。這話似通非通，電腦對此有何解答？

怪藝術工作者不深入生活的人，應該反省：藝術工作者是不是凡人？如是，他必定已在生活之中。既在生活之中，哪有深入與不深入的分別？店夥計、工廠工人、司機、售票員、銀行職員、公務員、電話接線生、小販……，儘管生活方式各殊，但人的生活，都是生活。你不能說教員的生活，不是生活，工廠工人的生活才算生活。由於藝術工作者可能來自任何一種行業，故在作品中，反映他那一行的特殊感受，自是理所當然，不能因他的感受，不是操另一行業者的感受，就怪他不深入生活。現代生活條件複雜，因此社會分工制度日趨嚴密，拿一個店員來說？一個星期他須上班六天，叫他如何去一一體驗那麼多其他行業的生活？再說，有這種必要麼？譬如說要藝術反映工廠工人的生活，為何不讓工廠工人本身反映？難道藝術工作者仍是特權份子，非他代表他人表達不可？凡是以群眾教育家或改造社會家自居的藝術家，都是傳統那種文人自大心理在作祟。像古文人一般，以為群眾都不識字，不能以文字表達自己，須由他作代議士。

這是在牛津路上化了第一個零碎的白天，電腦對我的問題的應答。

二、太空三部曲

在牛津路上的第二個零碎的白天，我要求電腦從它的記憶中，造出一篇有關人與電腦的文字。在記憶方面，人實非電腦的對手。在一瞬之間，它便造出如下這篇電腦與人的文字。

太空三部曲

(一)

他恨她，這個所謂女人但不像女人的女人。「難道你非坐在那裡不可？」

「你不高興，我可以不坐。」她回答，輕輕地轉頭，頭頂上的霓虹燈，將她那十全十美的五官照個正着。

「是的，我不高興！你可以進廚房，上樓，那裡都行，就是別呆在這裡！你老坐在這裡木乃伊，像活。我曉得你的腦袋裡裝的是甚麼！」

「對不起，惹你生氣。」聲音中毫無感情。她起身，迷他裝緊貼着玲瓏但刻板的曲線，雙股機動地左扭右扭，扭出房間。

他聽見門輕輕地被掩上。她的步聲上了太空船的上層。他停止踱方步。跑到有按鈕的墻壁處，往鈕上一按，太空船內的一層護壁登時掀開，眼前出現一個又藍又潤的太空綜合體大銀幕。只見星球棋佈，遠遠那一角是地球，遠遠那一隅是新加坡。月球患貧血症。一種不如歸去的感覺襲上心頭。她呢？她現在可能在艙的上一層，向望遠鏡中望。但太空的奇觀，她直是渾然不覺。他就不同了。太空使他想起地球，想起家，想起同類，想起新加坡，想起遲遲未了的越戰，想起加冷西勞動公園內雙雙對對的戀人。戀人，多惹火的字眼！一陣痛苦，泛濫全身。一年，在太空船上一年，如今還剩下兩個月。寂寞的太空！寂寞的兩個月！

「你需要一位女伴，」他們說，「她可解你的寂寞。」

當時他一口答應。沒想不及一年，滿艙竟是載不動的寂寞。他們將她送來了。她名叫巧巧。她美得無瑕可擊。很好，有她作伴可能會比孤身一人好得多。

但十個月的證明是一點也不好。三百個白天和晚上和她相對。很美，但那美却是冷冷不可觸及。為甚麼他們不給他安排一個男的？難道事先沒想到十月之後，情形會如此之糟？噢，他們會說，女的會把地方弄乾淨，會照料你的飲食起居，會使氣氛祥和。

十二個月，要是他能和這樣的女人相處十二個月，他便可以和一切膚色種族和平相處一

鞏子。

「巧巧！」想起她，憤怒地喊她了。他等。連這種等也是需要滿腔耐心。

「巧巧！」

她的足聲，機械地在梯口響。

他按鈕，讓護壁掀下，將點點星球逐出艙外。

房門開了，巧巧進來，帶着一身的冷漠和一身不可觸及的美。那臉呀，板着，板着，板着，一無感情。

「你且坐下，」他吩咐，語氣轉和。

她說謝謝，坐下，把迷他裙腳蓋住雙膝。

「我喝一杯威士忌行麼？」他問。

「你喝吧，你無需問我。」

「你記得我昨晚喝過甚麼來？」

「你喝過拿破侖蘇打。」

了不起的記憶！你不愧是個現代女性。「可惜你不喝酒。巧巧，你清白無瑕，了無過錯。你超然。超然的感覺該是怎樣的？」

她翻着下巴，看一杯一杯的蘇打威士忌，倒進他的喉嚨，但仍一言不發。

「你有話盡管開口！」

「你要我說甚麼？」

「像一般的女人那麼說：『你少喝點吧。』」

「你少喝點吧。」

「你懂不懂操作艙內諸般儀器？」

「不懂。」

「你只個女伴？」

「是的。」

「一個冰若冰霜的女伴？」

「別說了，再說下去，你又要生氣了。」

「換了誰，都會生氣！」

「對不起，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你只有聽的份，沒有意見。」他的頭有點暈眩，眼睛有點模糊，他需要第四杯，不滲蘇打，好壓住體內那股火，火火火。他放下杯子，人像樹失了根。

她起身，兩隻粉紅眼珠分外亮。

「你坐下！」他命令，伸出兩手，像指揮交通的警察。他瞪住她。她的輪廓越來越模糊了。他向她走去。近靠椅處，用雙手把那「模糊」攔住。攔住的是一塊永恆的冷。「巧巧，巧巧，」他嚷着。

她以雙臂勾住他的身子，扶他上樓，放在在床上，以一對冷手指替他脫鞋，替他蓋被……之後，她的足聲逐漸遠去，終歸於無。

(二)

第二天。他把一切安排妥當。

他和她在餐桌上相對。

他舉起面前的一杯咖啡，推向他唇。「噢，燒的很！」

「對不起，我沒替你先弄冷它。」

「沒關係。」他望着她，不知如何啓齒。這些日子來，他對她未免苛求。明知道她無能為力。「這十個月來，我變了很多！」

「我不曉得。」

「你當然不曉得！你是永遠不變的。十個月靠近你，你永遠渾然不覺。我實在受不了你的鋼鐵心腸！今天一早，我以無線電通知地球，叫他們派另一個女人來，愈快愈好。你在乎麼？」

巧巧不在乎。

他接着說：「他們問我怎麼了。我說巧巧不行。我要的是妻子，不是單純的女伴。他們答應照辦。那女人明早就乘太空船前來。」

巧巧的反應仍是渾然不覺，只是機械地、淡淡地說：「恭喜你，恭喜你。」

(三)

「我的新娘子就在前頭的太空船上。」他的雙眼仍掛在望遠鏡上。

一艘銀色太空船，越來越近。

巧巧沒有反應。

「當你見到她時，你才曉得真正的女人該是甚麼樣子！」他有點得意，口裡吹起口哨。遠由銀而近的太空船穿過的太空，近矣，近矣。但一剎那間，他臉上的得意變成愕藍色。銀色太空船右側殺出一條長長的火尾，向銀色太空船撞去。

「流星！」他一聲尖叫。

銀色太空船與流星碰個滿懷，化作一團火花。

他口張大，而眼睜大，變成兩個特大號的字眼：恐怖。

之後，他的艙外的太空回復正常，艙外窗內，盡是一個冷字。他廢然離開了望遠鏡，一眼瞥見巧巧站立一旁，渾然不覺。他一手抓起墮壁上那把利斧，朝她身上砍去，砍砍砍砍砍。

她的墮膠軀體頭殼皮表盡成碎片紛紛落地，露出體內裝置的各種電腦線路與記憶錄音帶。這便是一個所謂女人不像女人的女人的下場。

三、尾聲

我在牛津路上那家電腦公司裡的第三個不完整的白天，問的是一個現實問題：西方國家最普遍的社會病是甚麼？

電腦的回答是：福利金制度。在大部份西方國家，凡失業的人都可領福利金過日子。福利金使青年們懶惰成性，不知振作，不事生產，許多遂成了寄生蟲。他們無所事事，無法在專業上表現，因此走偏門，想藉搗亂式的反叛出鋒頭，如吸毒、搞性愛大會、搞沒有目的的反戰示威，總之「搞沒來由的造反」(Rebel Without Cause)。由於他們常年領福利金，這經濟重担便落在納稅人肩上，間接也將經濟壓力加在國家身上，納稅人要付出重稅，他爲福利金養活這些「失業青年」；國家也無法取得這些青年的生產人力，長此下去，這制度可能是西方國家沒落大因素之一。

電腦能教育群眾、改造社會麼？這是同天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電腦以下列預言作答：

交通方面——

1、一九七八年，世界主要城市的交通，由電腦控制。

2、一九九〇年，電腦指揮民航機的起飛與降落。

3、一九九五年，汽車與囉囉由電腦担任司機。

醫藥方面——

1、一九八五年，大部份的診療所，由電腦担任診斷工作。

教育方面——

1、一九九〇年，普通教育通過電腦在學生的家中推行。

2、一九九二年，電腦將使當前這種圖書館變得過時。

我的最後一問是：電腦何時能創作藝術？

電腦回答：這要看你們人決定。要是有一天，你們人發明了可以思想、可以意識、可以動情的電腦，那麼電腦能創作藝術的日子就到了。到了那時，人還有甚麼可做？人到了無可事事之時，便變成多餘了。照進化論，物事一到了多餘階段，它便自己滅亡。人要不要自己滅亡？這權力操在他自己的手中。

「填鴨」的介紹與篇目

完顏藉的「填鴨」已經出版，列為蕉風文叢。這是一本談文說藝的散文集，收集在內的有書評、影評、文學理論、遊記、序文、詩論等共三十一篇，內容豐富，立論精闢，是一本以嚴肅態度、深厚功力寫成的散文集，全書共一百四十頁，現將全書目錄列下：

自序

- 一、沒有性別的世紀
- 二、「你活着，你受苦，但你活着」
- 三、當上帝在太空中視而不見時
- 四、另一種結局：置生死於度外
- 五、寓諷刺於胡鬧
- 六、出了「龍門客棧」之後
- 七、懶人的週末與好笑的謊言
- 八、電影手法搬上舞台
- 九、「太空漫遊」以後
- 十、讓時光倒流，然後……
- 十一、私家偵探的挽歌
- 十二、好一部誰幹（Whodunit）？
- 十三、艷屍與其他
- 十四、「四季人」與「日月精忠」
- 十五、邦妮與克萊
- 十六、影迷的一段意識流
- 十七、一部值回票價的片子
- 十八、談觀眾的寡恩與導演的難以悅己
- 十九、與電視和平共存
- 二十、情意動矣
- 廿一、星期日紳士——七分一君子
- 廿二、多少英倫近事
- 廿三、居外人看局內事
- 廿四、元宵亂筆
- 廿五、三段戲文
- 廿六、爬山與文藝
- 廿七、序「哭泣的神」
- 廿八、閣下要那一種寫實
- 廿九、藝術的真——第二自然
- 三十、開個窗，看看窗外，如何……？
- 卅一、六八年第一聲鷄啼的時候

宋子衡

蚱蜢

之一

天空總是被一層濃濃的烟霧蒙蔽着，就是中午，太陽也沒法子呈現往日的威力，只那麼稀薄地撒下一縷橙黃色的光；空氣却是熱悶得使人不耐煩。

定莖的電單車以時速四十哩在炎熱的柏油路上奔馳着，朝着回家的路奔馳着。這件事，他不懂要怎樣去處理它，這是一樁非常矛盾的事，他只期望這件事會早點結束，免得他出面來干預，如果等到他出面時，這事件演變的結果必定是不堪設想，像昨天那樣，他真的沒法掌握自己。當然，他必須這麼做，必須有一個肯定性的抉擇，因恥辱的忍受是有限度的，他的自尊要得到伸張，要不然他就會沒臉在這村子裏呆下去了。

大山脚的整座山已被烟霧重重地籠罩着，連一個矇矓的輪廓都看不清楚。如果這事未曾發生，他的心頭也就不會籠罩着這一層濃濃的霧，現在他所想的只是要怎樣去驅散這一層霧。

十五年，這漫長的十五年都已安靜的渡過去了，不會發生過甚麼事。說起來他和珮秀的婚事應該是屬於美滿幸福的，他也會自問到底是否虧待了珮秀一點甚麼，不會，他肯定的說一點也不會，珮秀也從來就沒有在他面前提出甚麼要求。或者就是這點，他忽略了，僅這一點點，不能正面的要求，難道他沒

有能力去補上這空缺，不，這不是空缺，這是珮秀的精神超額支取，他無法付出的。對於「丈夫」這兩個字，他是問心無愧的，何況兒子大的也已經十二歲。

今天是公共假期，學校放了假。他是想到板城去走一趟的，看看電影解解悶，或者找朋友談談這件事情應該怎樣處理。誰知在北賴大道上。一隻蚱蜢不知怎的竟鑽進他的衣領內，逼得他停下電單車，把他從衣領內抓出來，惱怒地用力一捏，蚱蜢死去了。當他正要重新開動電單車的時候，他像意識到了甚麼。他不該在這時候過板城，他不該給珮秀留下太多的空隙。

「展光！你們去捕一些蚱蜢給紅喜鵲吃。」

他剛才要出門的時候，珮秀指點着兒子們做這些無所謂的事，他經常都叫兒子們做這些事的。這是非常平凡的事，紅喜鵲喜吃蚱蜢，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兒子們去捕蚱蜢的地方，最喜歡隔了幾條遠的火車路那兒，因在炎熱的地方蚱蜢比較喜愛停歇，孩子們也有這點小聰明。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因為兒子們都去捕蚱蜢了，珮秀就是喜歡這些被遺下的甯靜空間，在這甯靜的空間內她可能會把十五年的幸福拋棄一邊，而填入一個新的理想，那當然是不包括他在內的。

是看到了蚱蜢，他才忽然醒悟過來的，他不能再留下任何空隙，他不能再讓這些空隙歪曲自己的命運，所以他改變過板城的主意，急速地朝着回家的路走。

這也是事實，他趕着回家，因為心頭那一層霧，很濃的霧。回到了家，如果那事件正在進行，他將如何處理，這也是使他非常憂慮的，他只希望在那空隙間並未發生甚麼，不需要去面對那種尷尬場面，在那種場面裏一個人經常會失去理智的，完全沒有思考的餘地。這些事，他要面對着它，又得逃避它，只希望那件事不再發生，可是，他知道這事件仍舊持續着，整個村子裏的人都在談論着教師的太太的事，看情形無論如何他是應該去遏止這事件的。

他曾經企圖這麼做過，但又怕傷害了珮秀的自尊。

「珮秀，村子裏的人為甚麼談論我們？」他故意轉彎抹角地問。

「那會是事實嗎？我們結了婚已十五年，這點你都沒法子分辨。嘴巴長在他人身上，我們又怎樣？」

珮秀有點不服氣地說。

「他們為甚麼不說別人壞話，這點真使我不明白。」

「如果你認為是真的有這樣的事，你可整天守住我。」

「這樣又有甚麼意思，我只是想，我們的孩子都很懂事，總不能在孩子們的心上刮下一道疤痕，這些事對他們的成長是沒有益處的。」

「告訴你，我並沒有做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珮秀，我甚麼時候不希望這是謊言？如果真的這樣，你想想，我是這裏學校的教師，我的臉要朝向那裏。」

他一直在容忍着，根本就不想讓這事件表面化，能掩蔽下去就暫且掩蔽下去，反正這事爆開來對那一方都沒得到好處，更嚴重的恐怕是他和珮秀在這十五年間所孕育的感情會陷入無可挽救的地步，他真的沒勇氣看到那種僵局。所以在任何一個時候他都在準備着讓步，他這麼做並不是只爲了自己，而是整個家，那三天真無邪的心靈是那麼的純真，他們是不容許被污染的。只要珮秀能想起十五年來彼此相處的感情，這件事必會自然成爲雲煙。他也知道善是脆弱的，而惡却是那麼的頑強，人是在那迷失的剎那之間被征服的。他再一次的想到在這十五年來他未曾忽略了甚麼？他肯定。

他雖然不能證明這事件曾經發生過，但他確知是有這事件在發生着的。每當他在面對珮秀的時候，要在她臉上找出一點愧疚痕迹，那的確是很難的事，她是一個卅五歲的女人，甚麼事都會做得很順序的，對他，對孩子們，眼未發生這事件以前毫無異樣，時刻都在關懷着他和孩子們；也就是因爲這點，他沒辦法去揭破這事件，他是一個重感情的男人。

「快十二點了，還不休息？」他經常會聽到這句熟悉的話。而他的回答却是這句：

「疲倦，你可以先睡，我不喝甚麼了。」很機械化的，公式的。他是知道的，珮秀所要求的是甚麼，只是他實在放不下這些工作，他是把教育這門工作看得很重要的。這些，難道就是他和珮秀的幸福生活中的欠缺，這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就這樣使那事件發生，如果這樣，不幸的人太多了。他也承認，在物質與精神的鬥爭中，他已是失敗者，他可能已給珮秀留下了太多的空寞。

蚱蜢，要不是方才那隻被捏死的蚱蜢，他還不會連想起這些事。珮秀可能是利用蚱蜢來補足自己精神的欠缺。他的電單車仍舊保持着原有的速度奔馳着，就離宿舍不遠了，不遠了，他看到他的三個孩子仍在鐵路上追捕着蚱蜢，也隱約的聽到一聲：「爸爸回來了。」他先看到宿舍後面的門窗緊閉着。那事件即刻湧現上來，這已可能是事實，它即將出現在他自己眼前，就是這道空隙，使他陷入不幸。電單車的引擎聲響幾乎掩沒了所有的聲響。忽然他下意識地把油門關了，一切又覺得太靜了，代替了方才那煩

雜聲响的却是他的心跳，彷彿一切都死了，只剩下了他這麼一個正遭受着種種擺弄而掙脫不開的可憐人，要在這死寂的刹那，以那憤怒的火簇去挽回他的自尊。他手忙腳亂的把電單車停放在宿舍門前。他知道，這一刻所要發生的任何一樁事，他都得接受；他和珮秀的十五年恩愛將會在這段時間內受到考驗。那雙焚毀一切的眼即刻向着宿舍內掃視一下，左腳踏在門檻上，右手攔在門柱上。一切依然保持着那高度靜寂，根本就沒有甚麼事發生過。只有珮秀緩慢地從孩子們的臥房微笑着迎出來。

「怎麼？你不是要去板城，才一點多，這樣快就回來？」珮秀很自然地問着他。

「怕渡輪太擠，不去了。」他覺得自己的聲音着些微的顫抖，臉部的肌肉也在抽動。他迅速轉過臉，閃開珮秀，因為他根本不想露出破綻，不讓珮秀知道他中途折回的目的，這事件又在改觀了。他朝着門外走去，在門外那土敏土和紅泥土交接處，染上了一個陌生的紅泥鞋印子。他的心又抽縮了一下。

「你回來時看到孩子們嗎？」珮秀趨前問。

「看到了，在捕蚱蜢，甚麼事？」反問了一句。珮秀沒回答甚麼，只把雙眼盯着那閉着的窗。他又轉進了宿舍廳內，把窗打開了。掛在屋簷下鳥籠內的紅喜鵲側着頭看着他。他感到一陣癱瘓，坐落在籐椅上。

「你不舒服是不是？」

「不會！」他的語氣很不尋常。珮秀却走進臥房去梳理鬆散的長髮。他凝視着她的背影，貼身的尼龍衣裾襯出了她那青春界線，他忽然對珮秀產生了一種憐憫。無奈的眼睛又觸到了一根煙蒂，他竟看得出神。

「珮秀！」

「甚麼事？」珮秀應着走到房門處看着他，笑吟吟又帶點詫異地地。他沉默了片刻，才快快地答了一句：

「沒甚麼。」

他的兩個兒子和女兒忽然躲閃閃地走回來，就好像想觀察有甚麼事發生似的。他的大兒子手中拿着一個瓶子，蚱蜢在裏頭跳躍着。他看看他們，而他們都驚惶得連叫一聲「爸爸」都不敢叫，只是伸長着頸子探望着宿舍內。他的心像被利刀在屠割着。

「展光，你的蚱蜢拿來。」他伸長着手向大兒子說。他大兒子看到沒甚麼事發生，露出了原來的笑

臉：

「今天我們捕了很多。」

「要這麼多幹嘛？」他帶點呵叱口氣。

「謝叔叔也要。」他的女兒搶着說

他接過了那瓶蚱蜢，珮秀也走了過來。

「快給鳥吃吧，很餓了。」珮秀想接過他手中那瓶蚱蜢，他却把手避開去。

「不用了，展光，把這些蚱蜢都放去，還有那紅喜鵲，不要再留牠了。」他很認真地說。大家都感到愕然。

「爸爸，爲什麼要放走紅喜鵲，不可惜嗎？謝叔叔用五塊錢買了送給我們的。」他的女兒帶着央求的語氣說。

「我說放就放就，留牠有甚麼用，留牠你們得天天去捕蚱蜢餵牠。」他那股被壓下去的怒氣，終又昇了起來，說着他站起身，走出門外，把鳥籠提了下來，打開了籠門，趕了一陣子才把紅喜鵲趕了出去。

兩個兒子愕愕地沒出聲。只有他的女兒眼眶內有夾着淚水的迹象。珮秀的臉色也在蛻變。遺落在地上的蚱蜢，因一時找不到瓶口仍舊在瓶裏衝撞着。

之二

「展光，你們去捕一些蚱蜢給紅喜鵲吃。」

展光、展明和小莉一聽到母親這樣吩咐他們，今天不用上課，即刻分頭去拿瓶子，和幾個用原子袋臨時套成的捕蚱蜢器具。看着父親也去了板城。三個人興高采烈嘻嘻哈哈地走出門，朝着隔了幾條路遠的火車鐵路那邊走去。展光和小莉走在前面，後面的展明忽然停下腳向着宿舍回看了一眼，他看到一個男人走過宿舍去，他母親正蹲在地上餵着紅喜鵲。回頭看到展光和小莉已去了很遠，即刻放開脚步追了上去。

「哥哥，我們多捕一點蚱蜢，謝叔叔也要的。」展明喘着氣說。

「大哥，你說今天有蚱蜢嗎？」小莉這麼問着。

「這樣熱，一定有的。」展光答着。仰起頭看了看灰濛的天空。

「哥哥，紅喜鵲不吃別的東西嗎？」展明問。

「牠最喜歡吃的就是蚱蜢。噢，還有蜻蜓。」

展光拿着原子袋，展明拿着白色空瓶子，小莉跟在後頭，走向火車路去。到了他們習慣捕的地方。展光站在鐵軌枕木上，眼睛靈活且不停地四週搜尋着。

「明明啊，今天看誰捕得多。」展光向他弟弟建議要比賽。

「我也要參加。」小莉先搶着說。

「今天蚱蜢少，你就要我比賽，如果有我是會抓輸你的。」展明有點不服地說。

「我們再走下去一點，那邊有空地，會很多的。」

他們沿着枕木一條條地跳躍過去，走了一段路，到了那路旁有空曠的地方。展明發現到有幾隻蚱蜢在鐵路旁蠕動着，立刻停止了脚步，然後才躡手躡腳地移近蚱蜢停歇處，很熟練地把原子袋揮蓋了下去，果然一隻蚱蜢在裏頭衝撞着，他回過頭來展示了一個微笑嚷叫着：

「哥哥，我捕到一隻了。」展明轉過身才發覺展光和小莉都已站在他身後。「很小隻，那些大的都給你們嚇走了。」他很小心地把蚱蜢放進瓶子去。

「誰嚇走你的，自己不會抓。」小莉不接受展明的埋怨。

他們都靜靜地繼續尋覓着蚱蜢的踪跡，等了許久都不再看到一隻蚱蜢的影子。

「我們都到那樹下坐一回。」展光有點失望帶着展明小莉走到樹蔭底下去。邊坐邊留意着蚱蜢的行踪。靜默却吞噬着這片刻。

「哥哥，爸爸昨天爲甚麼會跟謝叔叔吵架？」展明不知道看到甚麼，忽然想到昨天的事。

「爸爸不要謝叔叔過來我們家裏，說他是臭人。」展光說。但他自己也顯得有點迷惘。

「謝叔叔很好，他常買東西給我們，榴槤出了又買榴槤，他那裏會是臭人。」小莉活溜溜的黑眼珠看着展光的嘴唇。

「爸爸也不喜歡他送東西的。」展光這樣說。停了片刻又說：「不知道是什麼事？」

展明睜着大大的眼睛，像有點駭怕似的向展光說：

「爸爸昨天還向謝叔叔說：如果他再踏進我們家門一步，爸爸要用刀殺掉他。」

「爸爸是騙人的。」小莉也插嘴說。

「騙人？哥哥你說爸爸會真的用刀殺謝叔叔嗎？」展明看着小莉，又問着展光。

「用刀殺人！怕死人，我也不知道。」展光看了看瓶子裏面的蚱蜢，又說：「不知道爸爸爲什麼這樣討厭謝叔叔。」

展明忽然看到了蚱蜢，拿起原子袋很快的跑了過去，且大聲叫着：

「哥哥，哪！那邊還有幾隻。」他邊跑邊指着鐵路那邊。展光小莉也都跟了過去。他們接二連三地捕了好幾隻。展明很得意的把瓶子托在掌心上，觀看着在裏面跳躍的蚱蜢。

「我抓了六隻了，你呢？」展明說。

「等下你會輸的。」展光不認輸地說。

他們看到週圍又是靜悄悄的，只好再沿着鐵路捕下去。

「喂！你的媽媽跟人家走了！」

村子裏的流氓烏牛騎着腳車從鐵路旁的小徑經過，看到了這幾個小傢伙，就當做了欺凌的對象，嘴癢癢的嚷叫起來。

他們三個人正捕得入神，忽然被烏牛那宏亮的聲音嚇住了，聽了也都莫名其妙，展明看着展光，展光看着小莉。

「烏牛說甚麼？」還是展明先開口。

「他說媽媽跟人家走。」展光回答。

「跟誰走？媽媽那裏有走。」小莉嘟着嘴說。

「他們常常說這話的，到底是甚麼？」展明追着。

「那裏知道，他們的嘴很臭的。」展光沒法子解釋。

「還有啊！學校裏賣加厘米粉的也常問我謝叔叔去我們家裏做甚麼？」展明又說。

「謝叔叔來我們家裏玩，人家也要問。」展光無可奈何地說。

「爸爸也不肯嘛。」展明說。

幾顆小心靈都同時被浸入那不愉快的氣氛中，連捕蚱蜢的事也忘記了。三個人都有點氣惱地看着那個沿着小徑踏遠去的烏牛。

一陣遠而近的火車汽笛聲驚醒了他們，迅速地閃到鐵路下的小徑去。一列長長的貨車把地面搖盪了一陣子後，遠遠的拉去了。展光却又發現了許多的蚱蜢因被火車驚動而飛跳着。不禁狂叫起來：

「那邊有很多蚱蜢，明，快去，快去。」

三個人忙了一陣子，瓶子裏的蚱蜢已幾乎擠得不能翻身。展明又帶着勝利的微笑把瓶子高高地托在掌心，很得意地欣賞着各種蚱蜢。忽然聽到一陣熟悉的電單車聲音，他從透明的玻璃瓶看過去，果真看到了他父親的影子，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抽動着，他驚懼地再看個清楚，一切都是真的，接着他瘋狂的向着展光小莉喊叫：

「爸爸回來了！」

「回來不是回來，爸爸又不會打我們。」展光若無其事地說。

「不是，爸爸會殺謝叔叔的。」展明已像在發抖。

「傻瓜，謝叔叔又沒來我們家。」

「謝叔叔來了的，剛才我們來捕蚱蜢的時候他就過來了。」

「你看到？」展光也開始緊張起來。

「我看到的。」展明差些把玻璃瓶都摔掉了。

「快，我們回去看看。」展光說完，急速地沿着枕木一條一條地跳躍過去，有時踏錯了，掉在石粒上。展明和小莉也緊緊的跟在展光後頭。

之三

她看看定堃把電單車推出門外。吊在屋簷下的紅喜鵲在籠內驚惶地飛撞着。

「秀，我要過去搵城一下。」定堃告訴着她。

「去做甚麼？十一點了，不會吃了午飯才去。」

「沒做甚麼，隨意走走，久沒去了。你們吃好了，我還不餓。」定堃說着一面在查着電單車，打開了火花塞在看。接着又說：

「這東西常搵蛋，我得去修理一下。」

她依偎在門柱邊，向着對面宿舍望了一眼，又看到了在籠內飛撞着的紅喜鵲，像意識到了甚麼，向着在廳內看武俠連環圖畫的孩子們這麼說：

「展光，你們去捕一些蚱蜢給紅喜鵲吃。」

幾個孩子一聽到要捕蚱蜢，都很興奮地找這個找那個，很快便都找齊了，準備着要出門去。

定堃把火花塞裝好，踏了一陣才扳動了引擎，有點火光地開高油門，朝着大路衝了出去。紅喜鵲也恢復了原來的平靜。那平靜却挑起了珮秀可怕的慾念。看了看對面的宿舍，然後才想要轉進廳內去，却又發現了甚麼似的走出門外。「有甚麼好怕的。」她心這麼想。打開了籠子的門，拿出盛水的玻璃杯，又把籠門關上。她先把骯髒的水倒去，到裏面換上一杯清潔的，然後蹲在地上細心整理着。由於躡着的關係，那對乳房因被變膝的壓力撐住，兩片粉白渾圓的胸前肌肉因而被擠出衣領外。她只顧着收拾鳥籠下那塊沾滿鳥糞的布，無意中抬起頭，却幾乎被站在她面前不遠處的建瑜嚇了一跳，一觸到的就是那雙定堃所缺乏的眼睛，她知道那雙眼睛焦點的點睛在她身上那一部份，臉頰泛起了陣輕微的熱辣，她却無意去避開。看到了建瑜的出現，她也下意识地轉回頭向着那條通往大路的小徑看去，却看到了展明站在那兒，好像看着甚麼，不一會兒也就離去了。她才安下心來，向着建瑜這麼說：

「昨天的事，實在使人難堪。」

建瑜並沒回甚麼，只微笑着，那雙眼睛的焦點也仍沒轉移，在她身上任意搜索着，不斷地在抽着煙，且逐漸走近她。沾上了紅泥土的塑膠鞋踏上了清潔的土敏土。

「定堃已去搵城，孩子們都去捕蚱蜢了。到裏面談吧！」她在手在微抖着，總沒法子把鳥籠掛上鐵線鈎，杯子裏過滿的水不斷地溢了出來，幾乎淋溼了她的頭髮。建瑜擲下手上的煙蒂，上前接過鳥籠把它輕易地掛上去了。她看着建瑜，即刻轉身走進宿舍內去，那不自然的動作像附着某種作用，建瑜也跟着走了進去。她在籐椅上坐了下去，神情帶着些微的緊張，雙手不停地在額角上把散髮理到耳邊去，也不時往窗外張望着。建瑜在她對面坐下，那種神態真像是在欣賞着一件心愛的物品。她從建瑜的視線裏又發現了自己在裙裾下露出太多的大腿，但她已沒法子遮掩它，其實，她也沒這麼想，她認為這樣也並不違反了甚麼。是建瑜那魁梧身材淹沒了一切吧。許久，她才發覺他們被太重的靜默氣氛包圍着，她才逐漸掙扎着，扯上剛才她那話題：

「定堃對你的指責，你有甚麼看法？」

「那已是事實，我想我們應該接受它。」

「那……你準備做一些甚麼？」

「這要看你，我想要做的事太多了。」

「看我？要我怎麼做？」

「離開！」

「離開定麼？」

「還有孩子。」

她是沒有正真去想過這些事的，這些話頓時使她感迷惘起來。她和建瑜的關係是不能存在的，只是她迷失了自己而已。建瑜走到面前，逼視着她，她抵受不住也隨着站了起來。幾個頑童忽然從宿舍外追逐而過。世界裏幾許的事總是這麼的偶然，幾許的事也就常被這些偶然破壞了，改變了。她又不安地坐回藤椅。建瑜也快快地退回原來位子。沉默，沉默像凝成了固體，把他們兩人都凍結了。

她的兩隻手沒意識的互相摸索着。她是在掙扎着，企圖着去擺這道迹線，她不能就這樣陷進去，可是，她已陷了進去，這已是無可挽救的事，定堃知道，村子裏的人也知道，這已是一樁難以辯護的事實。但在滋長着這事件的，是她在懷疑着，人到底是不應該在道德領域中領取甚麼，如果超越這點那後果又怎樣。她卅五歲的女人應該爭取的是甚麼？快十二點了，還不休息？「她為甚麼經常要關心這些瑣事。她怕的就是將會失去這些，再過幾年，定堃又會怎樣對待她，她就心着愛情是那麽脆弱的。」珮秀，我真看不出你是一個卅多歲的女人。」這句話是從建瑜的嘴爆開來的，一年來，她就經常被這句話挑剔着，而總沒法子去抑制那邪念。雖然明知這句話是從一個四十歲已過，且還不結婚的男人的口裏迸出來，根本就沒有麼甚值得留戀的，可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她始終就被這句話擺弄着，甚至攢棄一切約束去接受那慾念的擺佈，在那喧鬧的時空裏尋覓着短促的空隙，把自己填入男人片刻的滿足裏，這是多麼可悲的事。

她凝視着建瑜，建瑜也凝視着她。那沉默仍舊持續着，但在那無聲之中，一種慾念在浮騰着，在逐漸顯形。她的臉朝着地面垂下，長髮散下披住了整張臉。她用腳指在地面上劃着弧形。「展光，你們去捕一些蚱蜢給紅喜鵲吃。」為甚麼要用無聊的事塑造另一個自己。孩子們是無知的，無法去發覺一椿即將發生的事。她深深地感到內疚。可是，當她一面對着建瑜，她就感到渾清起來，一心想逃避，却怕失去了甚麼。就像剛才定堃離家的時候，她看到了建瑜靜靜地在他宿舍前站着，這一瞥，在她內心即刻產

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念頭。定堃已離家去板城。她看到了紅喜鵲在飛躍着。她想到了蚱蜢，於是，她打發了孩子們離開。她不能了解自己，這些事就常是這樣發生的。在建瑜的影子沒出現以前，她又為甚麼不想這些事，那些日子她多安甯，多快活，從就沒覺得有甚麼欠缺。一個教師的太太，這名堂多使人羨慕。「妳就好命了，先生在教書，清清閒閒的。」這就是她常聽到的最熟悉的其中一句。可是，現在，一切都在改觀，為甚麼要去改變，要把自己歪曲，把自己破壞，那鞏固的束縛，竟沒法阻擋她不衝向那焚滅而去。

「珮秀！珮秀！」建瑜那宏亮的聲音使她震慄，她抬起頭，茫然的看着建瑜。

「有甚麼值得思考的？這並不是錯誤。」建瑜站了起來像發現了甚麼似的。「人為甚麼要這樣優，反正妳都已經錯了，如果這是錯誤的話。」

「你到底要我怎樣？」她已像失去了目標，幾乎就要哭起來。

「怎樣？妳是一個真正的女人，應該去得到妳該得到的，明白嗎？妳不該只屬於被人得到，妳應該得回妳自己。」建瑜不顧週圍上前緊握着她的雙手。她驚懼得在抖動，就在這一剎，她又脫離了軌迹，那方才正深深思考的事。建瑜的手，那掙不脫的手，在她週身遊動着，紅喜鵲安靜地匍匐在籠，那麼安。「蚱蜢！蚱蜢！」那天真的聲音就好像在她耳邊迴旋着。她的乳罩已脫開。「蚱蜢！蚱蜢！」那聲音在逐漸沉下去，最後她才知道根本就沒有甚麼聲音，只幻覺而已。她掙開了建瑜，掙開了後，却不知道要走向何處，她只不由自主地走向臥房。為甚麼會走向臥房？她只想哭泣。她關上了窗。為甚麼她會關上了窗？她只想哭泣。建瑜緊緊地貼在她身後。她雙手掩着臉，放棄一切抵抗，任由着建瑜隨意獵取。難道在她最迷惘的時刻，就是她所要求的時刻，她完全不能解答。

「快走，他們就要回來了。」終於，她只能很輕很輕的說出一句話。

建瑜像被驚醒似的，惶恐地離去。她看着建瑜就這樣走出去，一陣淡淡的哀愁即刻淹了過來，再接着襲過來的竟是那可怖的空漠。她在淚阜間已醞釀着兩顆晶瑩的淚。在她心中迸不出來的却是這句：

「為甚麼我會是女人！」

稿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大山脚

起終點

嘿，成吉思汗在等你。

踏完最後一級羅綺撞撞她的手肘。

茯苓淡淡瞄她一眼，微笑着，向科學館側大拼盤似的星形花壇走去。野蠻站在那兒。他的臉，使人直覺他快樂得快要飛起來的樣子。

怎麼啦？她溫聲問。

他把書包輕輕一甩甩到背上。我中選全國少年代表隊啦。他淺褐色的瞳子一閃一閃像顆半透明的寶石。

茯苓笑了。難怪你笑到這個貓樣。恭喜你。

嗯。野蠻有點難爲情，習慣地側了側頭。他們一起繞過科學館，慢慢走向校門。

這次你的心願完成了吧？茯苓一邊走，一邊仰臉問他。他已經超過五尺十一吋，而她只有五尺四吋的高度。每次說話，她都是這樣子，像望着一尊雕塑。

嗯。過量的得意和興奮，他幾乎是不知道要說甚麼。走出校門才問她，你高興嗎？

我高興？茯苓低下頭又抬起。當然爲你高興，也爲我們學校高興。她想了想；那麼亞當連城他們都

落選了？

嗯。他神神氣氣的點頭。茯苓的臉色微微黯淡下來。

就你一個。到底只中了你一個。她失望的唸唸有詞。

本來是兩個的。他解釋。連城後來沒有去練，自動放棄。亞當才是淘汰落選的。

爲甚麼？我都知道連城一定會中選。她埋怨誰似的。

他自己啦。野蠻露出不滿的神色。他說太遠，來回要好長時間。又說他要做工，趕不及來。我講過他傻嘛，這麼好機會不要。

甚麼好機會？

中選全國代表呀！你想，我們還有一年就不能打少年組了。今年苦練一年，也許明年就是國家隊長也說不定。他這麼傻，白白丟掉。

他半工讀，放棄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反正他向來都不計較甚麼爭取甚麼。誰像你，野心大大。向上看他，她微笑的眼薄含責意。

嗯。想做隊長又有甚麼不好？人如果做甚麼都做個小小配角有甚麼意思。豪氣萬千的望望天空，藍而又高，只有個孤獨高傲的太陽；他覺得這時自己簡直可以一口吞下這個亮得發白的炙人的發光體。

人如果做甚麼都爭着做主角，那不是天下大亂。她輕聲說；拼呀搶呀，有甚麼樂趣？

嗯。野蠻把頭轉來轉去看完這道又長又直的馬路。兩旁是半獨立式住宅。不遠有一個小販，從甘蔗水檸檬水荔枝水後面露出尖瘦的黑臉孔；把冰塊攪得東撞西撞。

我們去喝冰水。他不容反對的建議說。然後和她一起越過馬路。

來來。那小販從紅色塑膠桶裏撈起兩個杯子。

檸檬水。他說。你喜歡喝檸檬水。對不對？他問茯苓。

他怎麼知道的？

每次在餐廳看到你喝。

哼。茯苓發覺那小販笑笑的看着他們，趕快別開臉；兩個中學部的同學正向這兒走來。偷看人家喝甚麼水，哼。然後她接過杯子低下頭像一隻怕羞的小鹿。

野蠻不知道說甚麼好，高興得一口氣灌完他本來不大喜歡的檸檬水。

走完這段路就要分別去不同的車站。野嶺偷偷希望路可以延長一些；再長一哩更好。靜了一陣，他問茯苓；剛才我們談到甚麼？

說到你呀，想做隊長。校隊，區聯隊，還有國家代表隊。好大的胃口；茯苓好像又想嘆氣又想笑。難怪人家叫你成吉思汗。

野嶺聳聳肩，輕鬆的搖搖頭。成吉思汗有甚麼不好？等我成了國家隊長，大概他們要叫我天可汗了。

野嶺，她的表情忽然嚴肅起來。不要興奮過度啊。他微微一怔，看到茯苓坦白的眼睛對着他，深不可測。我總覺得你是太高興了一點。

嗯，是高興呀！爲什麼不？校隊裏我取代了連城的位置，還有區代表隊，現在是國家代表；明年少年組我最後一年，一定要爭取做隊長。你看我的努力，看我的表現，你看！我永遠有新的目標。

野嶺！

他不由自主的呆一呆。茯苓這種爆發的聲音是空前的。在他的印象中她喊他的名字只有一種溫柔的腔調；但現在，她沉靜而冷冷的望着前面。路快走完；幾個騎腳車的英校學生掠過，高速衝向交通燈。

野嶺，我問你。她盯着遠遠的交通訊號，紅得像一團雜亂的血絲。你是不是一定要登上那最高、最高的位置？而且最好只有你一個？

你知道我從來不能忍耐做副將。他把前面最大聲的「告訴你」這三個字用力吞下去。燈綠了。車輛都奔馳過去，對面的直闖而來；好像他們發現了甚麼。一輛準備拐彎的車子停在四通八達的路中等拐彎的機會。

你是爲了得到這個位置才練球？才比賽？校隊，區聯隊，國家代表隊，你永遠念念不忘隊長。隊長，隊長，只有隊長才能滿足你？

不然爲了甚麼？我不是連城！他可以甚麼都無所謂，我不能！

爲甚麼？我不會告訴你一大套體育理論，我正奇怪你不會享受運動的快樂。像連城，他也能打，可是他從來不說我要甚麼我要甚麼！

茯苓，你不了解，只有聽到瘋狂的歡呼和掌聲，我才覺得我辛辛苦苦的練習和滿身大汗的比賽是有價值的。那些叫喊刺激我；快！野嶺！野嶺！快！快！看！十號！十號！這樣，我的奔跑才有應得的報

酬。你知道我犧牲了多少讀書的時間和精神，只是爲了下一次我會聽到更多啦啦隊的叫喊和陌生觀眾的鼓掌。那時，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人們看着我、圍着我。我抹一下汗，喝一口水，都有人注意我。他們爲我緊張興奮，我的每一個動作都在控制他們的呼吸。多麼多人欣賞我、羨慕我。這證明我的存在是有價值的。難道你不懂那是多麼快樂，多麼光榮的感覺？

茯苓驚異的仰望他，高高健碩的野嶺，屹立當前正如一座頑強的孤峯。站立其下，她近乎絕望。野嶺，如果沒有呢？如果沒有這些？你就不是我？

不會沒有的，茯苓。我有條件，我有把握，所以我就是我。你知道嗎？我們的球衣只印隊名和號碼，外國球員的外套、褲子、帽子，都印着他們的名字。他們是受薪的，球隊替他們購買保險。球迷研究他們的髮型、服裝、嗜好、家庭生活。體育雜誌詳細報導每場比賽；表現傑出的球員，刊登訪問和照片，引起球迷新的崇拜！像我們，最多有一張開球禮的照片，焦點還放在開球的大人物身上。你知道嗎？有一天我會是公認的最佳中鋒，籃球王子。我有信心，我決定要得到這稱號。在我二十歲以前，也許就是明年！那時，我一出賽，所有的體育版齊聲讚美。我會遠征各國，報紙爭着訪問；球迷包圍我，要求簽名，討地址，和我握手或拍照，引以爲榮。你看，我一定要像梁海量王貞治，以一個運動員的名字震動世界。我會是另一個球王，一定的。

你？

茯苓感到自己幾乎是在顫抖。這是野嶺？一個被幻想燃燒得半瘋狂的人；多麼可怕的囁語。她不敢想像，這種狂烈的地獄火已燃燒了多久，促使他去收集那些虛無的榮譽感而亡命向前。太不可思議！她把自己的肩膀得頭都要痛了。你真的這樣想？

嗯。這樣想有甚麼不好？不但這樣想，我還要這樣做，而且一定要做到。野嶺露出他白白整齊的牙齒；因爲皮膚黑黑，笑起來很吸引人。但現在，茯苓駭然發現這笑容，每一次賽後都在他臉上展現，淋漓的驕，無比的狂。誰能測量他用多少內心的虛榮來營造這笑容？而茯苓竟洞觀了它的內容，這樣逼近而清清楚楚。作嘔的感覺使她木木的瞪着野嶺。他怎麼空前的醜，空前的可怖；令她心悸。茯苓覺得自己快要像喊救命一樣的尖嘶起來。

然而沒有。她默默走在野嶺身邊，又熱又倦；同時看到路已走盡，已是分手的地點。

不斷轉換顏色的交通燈，單調而有規律的交通燈，就在面前緩緩眨動它永不疲乏的魔眼。可憐的交

通燈，站一輩子也沒有人對你喝采。她想。還要從白天站到黑夜，黑夜站到白天！

而兩人都靜得不正常；她傻傻看着匆匆忙忙的車輛，此來彼往像一道開動中的輸送帶，他傻傻看她。我不明白。他自言自語。我很失望。

我更不明白。她一半回答他一半告訴自己。我更失望。

車輛還是撞過來撞過去；沒有所謂禮讓，更不肯停止。甚麼在追趕他們？或他們在追趕甚麼？噢，不要想；茯苓的頭在漸漸漲裂發痛。她像平時一樣的望一下野嶺。好，她唸咒驅邪的說；你走吧。

野嶺惑然不解的皺一皺眉，煩燥的嗯一聲就往對面車站跑過去；彷彿一頭有點頭昏腦脹的巨獸，自以為強大得可以不顧一切。

小心野嶺！她忍不住大叫。

他已經衝到路中劃白線的地方。茯苓麻木的抓緊書包提手。野嶺轉頭回望她。她低聲喃喃起誓：

野嶺，從現在起，我將永遠不為你鼓掌。

你要說甚麼茯苓？他高喊。

沒有甚麼好說了。她聽到自己所發出的回答在嘈音中被沖淡；感到碰碎了一件甚麼心愛的東西那樣地悵悵然。

孟仲季

家在台北 家在星洲

給 S. G. 家人以及關懷我的親友

仿聖賢：序奏與迴旋奇想曲

(Saint — Saens: Introduction and Rondo Capriccioso)

第一日 台北——花蓮

Y 來自香港 那個東方之珠 明珠 黑珠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立場 上次過港 六人同行 猶憶 MSA 的第一次飛航 古人負笈 我負什麼 雲在上 雲在下 在左 在右 在窗外 我在何方 第一次遠離家門 班機竟一誤再誤 三誤 妳在等 阿聲在等 家人在等 親友在等 我也在等 大家都在等 默默 而又默默 相對無語 欲語却止 十二個月之後 再度過港 還記得彌敦道 彌敦道上的新雅大酒店依然 人羣依然 我卻獨然 香港在望 九龍在望 下俯還是那麼新鮮 波瀾 船隻 波音轟然而下 足下是幢幢大廈 排排公寓 歷歷在目 在目歷歷 輕舟已過萬重山 沒有太白的伴狂 東坡的疎豪 跟去年一樣 還是那麼熱 不同的是馬來西亞大酒店 以鄰國為招牌 有出土文物 有王羽 有大牌檔 單人房 雙人床 不同的地點 身傍無妳 也無阿聲阿洵 第一聲 第二聲

C 請過車河 504 冷氣 沙田 新界 一路語音喧騰 六口全不覺窗外的熱氣 中文大學 有

海 有山 雲南園要自嘆弗如了 盞翁鬱雖曰過之 明麗則未必也 流浮 巨蠔 活蝦 C呵C 難以忘懷 上一次遊香港 這一次遊九龍 爲了海底墜道 特意過海 雙層巴士 潛龍 潛蛇 龍蛇本一家 得意一條龍 失意一條虫 龍蛇本一家 才一元 夜晚九時許 一直到筲箕灣 終站 從昏陰的公共廁所出來 改搭小型巴士到中環 最後一名乘客 司機停車 叫我下車 大概是中環吧 胡亂走向海邊 天星碼頭呢 一定走過了頭 買一粒梨 爽口 果然渡輪來了 頭等二毫五 經濟等一毫 眞係平啫 一擁而上 衆人如此 余何可例外 黃皮 白皮 獨獨沒有黑皮 棕皮 車順沿彌敦道 霓虹廣告不改舊容 雕欄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是後主 還是我

啓德機場 松山機場 巴爺黎峇機場呢 不過個把鐘頭 重返台北 家在台北 白景瑞 家在星洲 導演是誰 誰是導演 家在景美 景美 其景不美 車過公館 車過景美 車過新店 碧潭 碧潭不碧 潭不潭 潭乎哉潭乎哉 我對Y說 碧潭在右 吊橋在右 微雨出遊 斜風細雨不須歸 或是細雨騎驢入劍門 林坪 第一個休息站 爬山 蜿蜒而上 蜿蜒而下 就像去年遊溪頭 又有點不像 宜蘭在前 那個多雨的小鎮 有點不耐煩 可幸蘇澳在前 蘇花公路的起點 休息六十分鐘 泥窪 這裏是那裏也是 一輛輛遊覽車一輛輛短過 當心長褲出天花 胡亂走進一家小飯店 胡亂叫菜 陰而狹而炊煙窒人 四十九塊 抽出一張五十元 算了 別找了

怎麼金馬號對號快車竟然上來好幾位站客 下班車不開了 沒法度 蘇花蘇花 幾個鐘頭的緩播 三牙二牙 三檔二檔 其聲吼吼然 太平洋在左 斷崖在下 削壁在右 在上 在上是懸岩 不是屈原的縣圃 四十五度坡道 迂迴 盤旋 下上上上 上下下 太平洋怎麼那麼溼濁 蘇老一定失望 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 赤壁赤壁 這是什麼壁 什麼壁 驚濤裂岸 捲起千堆雪 裂岸拍岸都無所謂 反正沒有買島 也沒有韓愈 噢 拋錨了 死火了 二十分 只要二十分 司機先生說 掀開車蓋 熱氣蒸然 搞來搞去 大概是油管不通吧 懶得下車 塵土處處 處處塵土 有道是無風三尺土 有雨滿街泥 蘇澳如此 台北如此 花蓮呢 又一個休息站 想買甘蔗咬咬 不敢 峯迴路轉 轉路迴峯 王小玉唱書 老殘老殘 我們算不算老殘 轟然一聲 一團黑色 黑色一團撲面而來 喫驚之下 隧道已過 左海右山 左眼望海 右眼望山 山黛水墨 陰陰翳翳 層層疊疊 膠胎急轉的尖嘶 沒有Bridge stone 和 Goodyear 也沒有 Dunlop 和 Michelin X Radia-Ply 有驚有險 有驚無險 險峻雄奇 奇雄峻險 別靠窗 胆小者 何爲乎不憑窗 千里而來 有朋自遠方 不亦樂乎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哈代先我而唱 哈代不會長歎的 因爲他不會看到阿美族少女的舞蹈表演 司儀生澀的國語 更其生澀的英語 項練聲 腳環聲 鳴奏 交响 擊掌聲 土著服裝 艷絕刺目 現代化粧 不可逼視 Max Factor 或 Avon 純樸與文明 原始與現代 吾不欲觀之矣 夫子自道 一定 難忘初戀的情人 之後是往事只能回味 民歌的發聲 時代曲的唱法 鄭聲淫 放鄭聲 吾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爲了娛客 爲了紙幣 何其弊之甚也 顧客永遠是對的 討好與迎悅手法不一 三十七計 我寧取三十六計

第二日 花蓮——高雄

東綫的縱貫火車 畢竟是東海岸 就像馬來半島 東岸遠遜西岸 東不如西 看不到海 不看海 只看山 自從那次到過溪頭 就愛看山 神木 大學池 台大驗林 孑子林木間 躑躅斜坡上 山泉潺潺 地下泉淙淙 旭日斜照 返景入深林 復照青苔上 林間是一幅幅黑白沙龍選擇作 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响 攝友將會領首 我不是拍友 也跟着同遊 人家拍照 我拍山 肉眼即是快門 山風山霧 山雨山嵐 無一非山 山氣日夕佳 晨起看山 日落望山 李義山 迷離朦朧 山色有無中 沒有敬亭山 也能相看兩不厭 山色空濛雨亦奇 西綫是田 東綫也是田 壽豐 鳳林 鳳鳥何在 鹿野 不是沙鹿 西岸的沙鹿 有野無鹿 一路是稻田 田 田 田 處處稻田處處田 這一邊是田 那一邊也是田 稻田蔗田蕉田瓜田 甜的是香蕉是甘蔗是西瓜 多汁的蔗多水的瓜 棕褐的蔗深綠的瓜 切開 嫩紅 沁沁涼 紅紅的瓜 紅而又紅 紅的是瓜 不是台東 台東是灰的 灰兮兮 金龍號 快車灰兮兮 前程恐也是灰兮兮 車過知本 知本溫泉 無緣識荆 大麻里 印度大麻 大武 此處可有武大郎 暮色四合 海天同一色 秋水共長天一色 有落霞 可無孤鶩 孤鶩 遊子 孟郊的慈母 我的妻兒 赤道邊緣 有一個小島 島上有一條河 河畔有半幢小洋樓 三十九號 六對眼睛 往向東北方 懇切 切懇 那對四歲的眼睛 每有飛機飛過 便會問道是不是MSA 機上可有我的爸爸 仰臉對慈母 另一對只會瞪着迷惘的小眼 不如歸去 雖然沒有子規 這個七月已過 另一個七月 另一個長長的暑假 歸去歸去 帶着項練 花蓮阿美族文化村的白色貝殼項練 一串長長的思念 每一粒是一句叮嚀 一聲珍重 車子一轉 又是山路 楓港 全黑的楓港 伶伶竹竹落落 寞寞 一路是黑色 左黑 右黑 張目黑 閉目更黑 一直黑到屏東 黑到高雄

心中惦記 自然早起 爲了竟日之遊 在火車站喫早點 一塊麵包 一杯菓汁 出自按紐售賣機 按紐的時代 自動化的時代 機械化的時代 乾淨俐落 俐落有餘 乾淨不足 金龍號早十分鐘開走 昨晚託旅行社服務生買遊覽車票 太遲了 客滿 今天是禮拜天 改乘金馬號 沒有冷氣 來回四百多公里 够熱了吧 公路倒也寬直 兩側椰樹候立 竚立 蔗田高可齊目 齊頂 椰風蕉雨 典型熱帶情調 亞熱帶風光 椰風蕉雨 蕉雨在中部 不在南部 車過析寮 西綫縱貫鐵道的最南站 沙塵入眼 眼鏡宣告失守無方 右手猛然向前一推 砰的闔窗聲驚動了前後座的同遊者 車過恆春 今天右海左山 一反昨日 鵝鑾鼻就在前方 遊程的最南端 其處有一燈塔 燈塔 指示的意象 夜航人的定向 我的定向呢 現代人的定向呢 於小擺攤買幾串貝殼項鍊給妳 就當作是紀念品 紀念南遊紀念更南方的妳 串住妳 也串住我 阿聲阿洵 並串 聯串

墾丁公園 第二站 飯店伙計湧來兜攬午餐 與Y先生到各店攤看看 其中一位老頭緊跟不去 鏗而不舍 罷了罷了 廣東飯店 這一家食的行家 車掌小姐下車前說過停留二個小時 不要忘了她的職業性的叮囑 買票走入公園 不是紅毛花園 也不是萬隆植物園 全憑腿力 首次以競走者的步伐出現 層層石階 走下仙洞 黑風洞 陰陰悚悚 悚悚陰陰 有水泥階梯 有鐵扶手 去掉現代的電燈吧 保留原始風貌 Y頗高 時時彎腰 免得額頭碰壁 狹處僅容一人 桃花源記 髣髴若有光 從口入 初極狹 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 豁然開朗 全然不是陶公的感觸 出洞 本想走向觀海樓 却折向雨傘亭 行行重行行 古詩十九首的第一首 雨傘亭 該易名爲蔭孤亭 竚立下望 引頸四望 有山谷有平地 岡巒綿延 一片青葱 齊魯寺未了 老杜會同意嗎 向陰向陽 陰陽昏曉 背陰背陽 費招待 頗累 躺下在歇息 這裏的溫泉不錯 不妨試一試 那個高雄海員說道 假日帶孩子出外玩玩 沒有浴室 要等一下才行 有了 先付錢 每人十元 浴室熱氣騰騰 白泉好熱好燙 先試脚 不行 再試 也不行 三試四試 既來之則試之 僅能容膝 容膝 額際冒汗 是汗是油 眞係搞唔掂 慢慢 慢慢 慢慢蹲下 忍 忍 忍 小不忍則亂大謀 最後容胸容頸 全身收縮 是易筋還是易骨 武俠小說有易筋術 武俠小說 金庸 梁羽生 一片迷濛 不動 不能動 動則更熱更熱

不敢多泡 恐怕誤時 匆匆抹身穿衣 看錶 僅有數分鐘 上車 來不及梳頭 綁鞋帶 猶在出汗 車子開動 讓風吹進來 涼涼 習習 渾身通泰 通泰渾身 洗盡一日的疲憊困頓 眞係好嘢 平嘢 異口同聲 幾乎 幾幾乎 Y與我 閉目 養神也罷 齊天大聖吃了人參果 三萬六千個毛孔 沒有一個不暢快 得吃

掌櫃小姐 高雄的夜晚可有什麼去處 壽山公園 好 就壽山公園 一道搭公共汽車 計程車無用 武之地 一口氣走上十級石階 我在前 Y在後 有點喘 終於踏上最高處 下望人間 二三星火是瓜州 萬點燈光乃高雄 壽山 太平山 花栢山 壽山公園 皇家山公園 五叢樹下 走上來 騎摩多單車上來 坐計程車上來 他們上來 我們下去 海拔三百九十公尺

第四日 高雄——嘉義——台中

床頭的電話鈴聲乍响 服務生的催身鈴 昨晚吩咐過 Y也醒了 幾乎同時 我先洗臉吧 你先

你先 在公路局旁的小攤喝牛奶喫蛋糕 比台北貴二三倍 遊客嘛 六時四十分 第一班公車

第一批觀光客 Y 我 到了到了 正門牌坊上書三個大字 澄清湖 購票 學生不獲半票優待

例外 太早 水族館八點才開啓 往左走 九曲橋就在前頭 九曲橋 不是電影上的九曲橋 澄清湖也

不是西湖 原名大埤湖大貝湖 沿湖垂柳 柳絲長 玉聰難繫 溫飛卿 清晨的澄清湖宛如處子

砌道徜徉 鳴禽聲聲 再前走是豐源閣 登閣遠望 王粲登樓 不是登樓賦 折回自由亭 自由

不自由 遊人漸多 不同年齡 同一膚色 水族館開門了 一樓平淡無奇 二樓較爲可觀 三樓

全爲金魚 魚 魚 都在魚缸 魚槽 日本的難飼金魚 阿馬遜河的食人魚 食人魚 食人 人只好

食人 人食不得 唯有相殘 首班環湖車來了 Y要先走 趕到日月潭 就此分手 上車 買票

一塊五 車掌小姐 我 如此而已 還不到十分鐘 下車 沿湖徘徊容與 台北街道徘徊不得 九龍容

與不得 漫步蘭花大道 花季已過 回返公路局車站 還趕得及送Y上車 到火車站的郵局購買亞

洲國際航空郵簡 回旅社寫家信 家書抵萬金 還好 沒有烽火連三月 匆匆 草草 下樓會賬 到火

車站 還有三分鐘 觀光號眼看就來了 從屏東 第二月台 第二月台在哪裏 前面一位乘客問人道

跟着他走就是 反正又不是文盲 依指示牌 走下地下道 上 列車吞吞而來 甫即上車 定定心 心

不能不定 太熱了 寬下西裝上衣 信忘了投寄 到嘉義才寄出吧 車過台南 歷史古城 還記得

請閱下列三種叢書

棕櫚叢書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冰谷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犀牛叢書

1 李有成著：鳥及其他
2 麥秀著：再見斑馬線
3 思采著：風向
4 梅淑貞著：梅詩集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五月叢書

牧羚奴著：巨人
賀蘭寧著：天朗
英培安著：手術台上
泡蒂著：火的得意
蔡葵著：塑像
孟仲季著：第一聲
牧羚奴著：牧羚奴小說集
南子著：夜的斷面
蔡葵著：蔡葵論文集
流川著：晨城
小菲編：牧羚奴詩集 2
謝清著：哭泣的神
蔡葵著：短歌行
編購處：
TAN HONG YEOW,
11, Lorong 27,
Geyland, Singapore 14.

嗎 與妳同遊 延平王祠 鄭成功擊退荷蘭水軍 赤嵌樓 延平古堡 難忘的一夜 窗外寒風虎虎
虎虎寒風 虎虎作聲 其聲虎虎 虎虎生風
又是田 處處稻田 田稻處處 處處稻田處處田 田田是稻田 鄰座太太手抱小女孩 問我來自
何方 去向何處 到嘉義 上阿里山 我也是到嘉義 你是外地人吧 新加坡 哦好地方 東南亞最乾
淨最衛生的地方 過獎過獎 自豪與榮譽 媽媽上廁所去 乖乖站好 不要亂走 妳去好了 我代妳
看管一下 謝謝 不必客氣 該說不謝才是 入鄉隨俗 請問一下 上阿里山什麼時候最好 最好
是春天 三月 櫻花盛開 這個時候有雲海嗎 不一定 那就靠運氣囉 時運不佳 第六感 有
一搭沒一搭 嘉義到了 十三點二十五分 這個阿里山旁的小鎮 奇熱不堪 阿里山又不是火山 山
下的小鎮竟有火山的性格 先買十四點上山的車票 請問上阿里山的車票在那兒有得賣 七
號櫃檯 服務中心的服務生的語調 平淡到不能再平淡 隨手一指 哪 那就是 七號櫃檯無人 等
等等 車票賣光了 罷了 算了 公路局就在左邊 下班車十四點開 直達台中 趕吃午餐 滿頭
大汗 大汗滿頭 又不是實利己那家的咖哩魚頭 金龍號雖有冷氣 却要十五點多才開 不得已 不
搭火車 爲了西螺大橋 除此無它 我要存在 除此無它 而存在是一種不快 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人們上上下下 下下上上 翻開遊覽地圖 西螺即到了 看表 開始計數 二分半 還不到三分鐘
遠東第一長橋 灰色的骨骼 遊覽指南這麼說 又一個不知名的小站 甘蔗甘蔗 有人叫賣 買二
根甘蔗 削得瘦瘦 好甜 就是有灰塵也得吞下 吐餘渣 吐不出塵灰 進入台中市界 閃過台中市
議會 怎麼又有一個台中市議會 好新的建築物套上大理石的外套 舊的相形見拙 在新的暴發戶面前
打公共電話 要等 下班時分 人潮行情看漲 响聲四起車聲 人聲 打通了 不在 先休息一
下 頗累 不攪連夜趕回

第五日 台中——台北對號特快40 海綫

列車是蠕動的毛虫 山的剪影 海的剪影 閃過 閃過 一扇扇車窗是一格格的電影菲林 創作的
欲念陡起 靜山默海 峰巒起伏 平原極目 多塵的鎮落 多煙的都市 乾涸的河床 裸裡的砂礫 野
外罕人事 心遠地自偏 東籬采菊 南山悠然 陶淵明呵陶淵明 轟隆轟隆新竹站過了 竹 竹 竹
節的竹 無節的人 我忽然害怕起來 半臉的黑塵 滿手的污垢 台北站到了 謝謝各位的惠顧
出車廂 黑壓壓的黑頭 即時想起龐德 那二行車站名句 日正中天 正好下午會見日語老師 田
川先生 不是田中首相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初稿

腦音詩十二首



陳瑞獻作

荒原

上 下 環

卜卦雀表演

紙傘開花
 人頭針縫處處
 雲流顎下
 自己肚子的半圓
 上有一隻豆大的貓咪
 甜蜜蓋住我的蓄鬚又長肉花的肚臍

幾個卜卦雀的頭自布販的臉頰鑽出
 逐頁掀來掀去他的各種各色的臉皮
 雀咀啄光他的眼球
 將顧客的衣裳藏進他的眼眶裡

古箏急雨
 古箏急色的水蒸氣
 在半圓上磨擦

布販露出繽紛的一個笑
 任赤裸赤裸的顧客
 列隊把他的畫滿迷幻色調的圖案的頭骨
 踢來踢去

古箏的急雨
 迅速灌溉
 幾顆從臍中長出
 穿過貓眼的杏實

同時顧客
 滾所有的布疋下山
 布疋追布販下山
 笑聲4起

我用方形的彫塑錘捶核
 杏仁中的褶紋
 丟起兩片對襟的嫩肉
 14-6-1972

一堆鳥骨在霓虹燈管的射擊中跳來跳去
 15-6-1972

空中僧人

只帶一個上昇の木框
再見叢林
與最高空的一隻走獸
只隨身一塊我決定偷走
遭人丟棄
跟我衣袖上昇的閃石

爾時脚板
擱在框中
露在框外的部份
呈麻木狀
爾時另一脚板努力生長
即生即滅
一株每條長絲只掛數葉嫩青
在尖端的雨柳

如是我與閃石對坐
沿石成一盒礦物的火柴
火柴頭的褐色
在排排的褐點中
有一根頂峯陰藍
20-7-1972

牛

夢者駕駛員
技工也一樣
他們並肩喝滑潤油

盛液壓的小罐字
有若干長爪而某條長爪發漏
駕駛員通知技工
後者動手折活塞並放進嘴裡咀嚼
之後技工將機器鑽成蜂巢
復歌唱使油箱盛滿甜蜜
末了將一對牛角分別懸在車燈前

車擁吻車在車身上旋舞
連環車禍的隔日
駕駛員的指甲毛髮和蹄
都刊在報端
20-7-1972

泳池書會

跳水台上按着一個折斷的噴射機翼
書家扒在翼上觀池
管筆投影到水中一朵巨大的毫毛

鋪紙在浮鏡的液體上
翼下另有書家
坐在浮水的宣紙上
一隻青蛙在一個殘廢的兒童掌心研墨
幾張獨眼的荷葉池邊觀賞

只寫「遺忘」
一直行草
遺忘
一筆一根白髮變黑
不多時泳池塞滿戲水的兒童

折斷的噴射機翼上擺着一粒新鮮的胎盤
23-7-1972

故居

說書人蹲在被聽衆摸到出油的抽屜內點燈
天井內一塊被一把小刀磨出嘴唇的紅磚
窗下的瓦

吮吸一個孩子的尿水
腸胃纏在一朵濃綠的香菇頸上
幼泥塑成的女像向居者要一種體內的分泌
脚趾上十個公母雞的睡臉
一片門帘飄起家常的話語聲

樹幹上別着扯不下來的橡膠的臍眼
兩個花花的車輪旋走空中
那條籐鞭也是歷史的
手植的青葱都戴着項鍊

他在這裡手淫
他在這裡嘻嘻哈哈
也在這裡失蹤
25-7-1972

首次陸泳過的路

人面蛾

兩手植物

因我的到達把順向的風潮改成逆向

黃花細細從我的鼻孔冒向天空

划動十指的植物

冠冕奇裝的游魚

成羣體現這條路

煙塵一海豚一海豚的往後流去

噪音浮木浮木在我高仰的頭頂

路上的音樂都是哀思

細細的黃花從上空冒進我的鼻孔

我要尋訪者

門牌鎖在一位先知騰空的棺槨裡

海馬吃掉鑰匙

全體掛在他家門的一片波浪上

路盡頭

是礁岩築成用以撞破我的魚鱗的樓台

28-7-1972

駕駛員飛一隻棲在車窗上的人面蛾

上快速公路進行

一場戰爭

戰風

一個從未交過手的刺客

蛾臉的橫肉緊繃

閃電失去全身的毒粉

前足杆在窗緣

雙翅斬殺

在狂飛中的

一些渾身利箭的長方形

敲盜的圓形

有許多尖嘴高聲喊叫的多邊形

蛾臉紫色的汗珠

奮戰中怒視驅車的駕駛員

公路飛去風景

蛾足狂亂的敗柳

前足扭斷

全部人面閃電脫離車身捲入虛無

30-7-1972

狂漢家居紀要

吃露的狗

狂漢頭頂藥壺跳到柳尖上

狗狗貓咪

他的女人樹下觀賞

壁上拐着老時鐘

坐在切斷了的樹幹旁研讀嚴刑的法典

狂漢每年是日

兩個髮旋中伸出白藍康乃馨

各一朵

左耳吊狗狗

右耳吊貓

肚裡吊她

她的肚裡吊娃娃

31-7-1972

午夜時狗外出舔一叢日日香

月濛成掃帚星

無意從葉脈中拖出一隻蟲

整個狗愣住

蟲整個愣住

因牠從未面對此世界

狗未曾齒過此驚愕

弓着兩支戟

頭噴射超音式

一隻磚？

稱它一隻聲光？

一隻油？

一隻暑熱？

日日香都是露珠

狗臉都是露珠

插在路尾巴上的花鐘都是露珠。

5-8-1972

悲憫遭毀

一個油站工人的愛情

獵槍一響
吊在牛眼窗口的一滴香水尖叫一聲

終於

香水從牛眼窗口滾下

許多個玩家

因爭奪

集體捶打那顆其實不是香水的

眼淚

不屬於試管的

那眼淚其實有一顆心臟

因此它常吊在牛眼窗口頭暈耳鳴

幾次差點暴斃

牛眼窗

後站立一人

他的另一隻手又被另一個妄人用鐵錘敲斷

30-10-1972

我第一次閱讀石叻時報就愛上它，我要吃這份報紙，但是牆壁不答應。

許多人對我於飯後服幾湯匙的滑潤油這事到感不解，我的解釋是我嗜之如命。比如：你大清早起身，全神撫摸一支鋼鋸，不些時，你的心與每個白亮的鋸齒混和，終於無法分離。

所以，每當女同事將那粒容器般的螺絲裝在我的鼻尖上時，我便在油站狂舞起來。

13-11-1972

何紹莊

南子的「蛇」與流川的解析

在文學的領域中，詩，尤其是現代詩，最是令人頭痛，因為它晦澀難懂。其結果，往往造成欣賞者，不能深入作者所欲表現的目的，甚至大大的誤解其含意。所以說，如果有人企圖用文字，將一首詩中的每一句每一字加以剖析，困難或吃力不討好是顯而易見的，無怪乎梁實秋先生說我們能有天才作家，但不能有天才批評家。

星馬文壇少有文學批評，雖然如此，「總得有人去駐守那些文化的前哨」。流川算是最明顯的例子吧！他曾「屢次剖析現代詩」，「對於推廣詩評運動」，功不可沒。在第237期的蕉風月刊，流川又給我們寫了一篇評論現代詩的文字——解析南子的「蛇」。

我再三的讀完他的解析文字後，總覺得他看待南子筆下的蛇太過深入太玄虛了，好像這是一首很有戲劇性的詩文。而且把南子稱讚得有點過火，用了一些很恐怖的字眼，如「使用意識流手法」，「自我創新，甚具突破性」，「無腐朽的因襲，亦無刻板的因步」，「有着飛躍性的超越」等等。其實，南子的「蛇」，是屬於很普通的說理詩，作者以很傳統的平鋪直敘手法，營造一個意象，即蛇。

「蛇」是什麼東西？我想有讀過聖經的人一定知道得一清二楚，即作者筆下的蛇和上帝眼中的蛇是沒有兩樣的，皆是魔鬼（撒旦）的化身，代表人世間的惡、狡猾、危險，令人墮落、犯罪和死亡。有了這一層對題旨的認知，並不是頂重要的，問題是作者怎樣去加以表現。

在第一節的詩句中，流川的解析是『所謂的「他」，其實是在暗喻「美人」』，接下來便大談蛇與美人的喻意。如所周知，凡大前提錯誤，所得的結論必然不真，流川正犯了這個小毛病。前面已經提過，蛇是魔鬼的化身，代表狡猾、危險、犯罪等（並不單指男或女，情場或商場，東方或西方）。南子在詩中所要呈現的是有關魔鬼（以蛇代表）的面目。因此，他以第三者的口吻來鈎畫蛇的外形：「他溫柔如陷阱／以令人陷落的感覺／以觸肌的冰涼／柔弱的身段／那緩緩的蠕動／在青黑間雜的紋身之間」。

在第二節中，作者刻劃「蛇」的目的仍然不變，且進一步掘出它可恨的面目和行徑，這一切都是作者生為現代人常常會碰到的，或者遭受到的經驗。變的僅是作者的位置；從第三者身份轉為第一者（其實是以夜作替身），無望的面對噬人的魔鬼（蛇）：「你那種令人犯罪的象形／最初的許諾／最終的無望／以及使肌膚受苦的枷鎖」。可是，流川却憑藉着「最初的許諾」一句說是寫沒良心的男人，「最終的無望」是指被騙女人，捏造似鴛鴦蝴蝶的故

事。

第三節是作者的結語：「依稀憶起／蠻荒的第一個少女／在你蜜言的引惑下／以一枚蘋果的代價／兌換一片虛無的果葉」。作者的「憶起」，其實是在叫讀者「憶起」；憶起蛇的存在的危險性和嚴重性。因為早在蠻荒的時代已經出現過，而且還騙走了我們的夏娃老祖母的一生幸福。至於流川的解析，越講越莫名其妙，不知談那裏去。

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則是，以誠意展示我們理解的經驗，錯誤難免，惟希望不是一己的偏見。

商 晚 筠

筠窗集

1 昏暮的秋

黃昏以後，窗外的秋雨便點點滴滴的細瘦起來。瘦得令人永遠也摸不透它甚麼時候才會靜止下來。宋人的詞便徘徊窗外不去，叩着我玻璃窗的，輕得只能憑感覺去揣想，那雨太瘦了。但風可大呢？

秋一來，上課下課都要藉氣象台的報告。老天總是綑起陰寒的臉，也不曉得放晴後是否又來陣風下陣雨。常常我愛做傻想，打把傘多費事討厭，若能淋不病人的雨多好，風再大路再遠些雨下得久些，也無所謂嘛？

秋季來得最早的，夏日去得最快的，走在街上，逛百貨公司時，許多玻璃櫥窗的模特兒都怕凍似的把自己裹入秋裝裏，你不得不承認說是穿風衣披圍巾的時候了。

一季一季的變換快得使女人容易老。那是一個不相干的公共汽車上的搭客說的，正因為她是易老的她，所以聽到的人也只好緘默。我看到她牽起唇角時的笑意是無奈的。

從馬來西亞來台北不過一年多光景，最令我難忘的莫過於我久久渴望着的楓樹，以及那紅得醉人的楓葉。可以說，似乎每一葉的楓蘊藏着你世俗眼光所察看不出的身世，而每一片

搖幌欲墜的紅葉都染紅了悵悵的一則小故事。而它不幸飄落時，故事被風在山野裏傳來，然後它就動也不動地等待自然的裁決，它的晚年總是帶給人一份傷悵的感覺。我不曉得，它是否滿足於它短促的生命？

2 雲、樹和月

雲都愁眉苦臉起來了。它們都不快樂嗎？山那邊飄過來了一朵，而海這邊又飄過去一朵。軟白白的帶着蒼灰的無力病容。沒有人解釋得出，它遭遇到甚麼痛苦似的互相碰在一起，緊緊的摟抱着，很傷心的嘩啦嘩啦哭了起來。滿天儘是悲哀一片，看不到一寸的晴藍也望不見滾紅火熱的太陽。一片秋色從楓葉的隙間默默的由淡而漸濃起來，然後只依稀的看到迷濛的翠色隨着時間的流逝，在每個醒來的清晨，褪落了綠。再多再繁的秋雨也喚不起青色的魅力，枝極都禿成了一幅被藝術家所憐憫的枯畫。

急驟的風掀起了遊子思鄉的心。

匆匆的林色像做了幾分鐘短且美麗的夢似的。在寒意的陽光下看到自己赤裸着蒼老的身子，除了零仃的數片黃葉還掛在枝極的尾端外，昨夜還與風細語的葉，早已死在樹下等待許多漫夜的禱告來葬掉自己。它們老得挺不起腰身來抵抗致它們於絕望的逆風。

髮也不規矩起來了，劃過臉頰的風引起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秋天的月真是如傳說中的那麼富傳奇性和富神話性嗎？誰也沒見過廣寒宮、玉兔，也沒從天文台上窺視到嫦娥，許多年來，它一到了秋天，就自己變得神話神祕起來，連后羿自己也不敢肯定。有窮族人們的子孫是否還祭月拜着他們底祖先的老婆，沒有人知道。嫦娥即使還存在，也應該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般枯槁憔悴了。

雲哭壞了自己，又依依不捨的撕裂開來，各奔前程。秋月在上旬夜變得更病更淒迷了。肅殺之意早就把山山樹樹蒙上一層的陰霾，愁愁的。

3 傳說中的神話

那美麗的遠方，雲從幽谷中升起降落，林的野心吞噬了寧芙飄曳的裙帶。擱住了芙羅拉的安逸，獵人的笛子悲哀婉轉地引起了獸的議論紛紛。阿波羅頭戴着桂冠，在遍遊四方的空中無暇再彈撥懷着的七弦琴，月桂樹的周遭有着他的悲嘆和愛情，衆樹看在眼裏，可要埋怨起邱比得鉛箭。他跨越天空時的英姿，把向日葵給看的入迷。

那美麗的遠方，林是衆神的家，在奧林帕司山上。那兒有可悲的愛情，也有美麗的愛情。邱比得的弓拉起時，微妙的愛就不知不覺的把兩顆陌生的心緊湊在一起，受到他鉛箭的，冷冰得猶似逃避愛的人，受到他金箭的射擊，內心熱熾如火。遠方的天空朗誦起荷馬的史詩，或鏗鏘有力，或溫婉柔轉，英雄人物便在被薰陶的土地上百戰百勝起來。女人便婀娜多姿，健美如維納斯的盈體豐態。

奔野着的風，奔入林後，溫馴如一隻羊，失去呼嘯號叫的力量，它只輕輕的來又輕輕的去，像是躡着足，怕驚擾了衆神的清宅，它悄悄地喚醒了每一個打酣的旅人和牧人，把林裏衆神的風采植在他們倦怠的心。然後指引他們的去向，並囑咐他們務須小心，免得引起衆神的憤怒。

風遠了。那美麗的遠方如他們醒後所見的空蕪一般。河邊沒有月桂樹，沒有水仙花，只有一股花香幽幽地傳來，夾着淡淡的桂香。會有七弦琴的悠音和着衆女神的嬉戲聲，還有牧羊神的笛聲。他們迷失在夜裏，找不到方向。至到他們逃離這片被傳聞着的充滿了神話之地時，他們發覺自己竟老得白了頭髮。

4 風滿樓

住在山上三個晚上，是前三年的事，也不過是十七歲那年的時候，沒有多大的興趣於風雨山雲，雨來時的前奏總是一陣涼涼的大風。但是內心全無達到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意境高超的妙域。現在想起，頗感後悔。後悔沒有去認識雲，攀結風雨緣，身在「山」中不

知福，是我深覺遺憾一事。

從山到喧嚷的鬧市，猶如從超俗到凡俗。我不想超俗，也脫不了一身的俗味，也只好隨俗而流。

正值秋日。若在山巒，除了風滿樓外，更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風會帶給你許多山的禮物，它是數顆可愛的相思，如果是在南方的國度；它是數片紅盈的楓葉，數葉的秋黃，或許還會帶來幾闕屬於秋的唐宋詩詞，伴你憑欄眺望，伴你共渡秋日。

5 月的傳說

自古遠的秋，流傳着月的故事，很富神話的。

老祖母枯癯的唇牽引起廣寒宮的嫦娥底愁絲，以她擅於述古的舌頭，織就了夜的渺茫無限，於是我從她眸裏看到玉兔在玩磨，吳剛使着他底神斧砍桂樹，嫦娥的秋夜好百般無奈，倚着小窗噙着「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枯槁憔悴的神情，又怕后羿窺見了為她掬把熱淚。

許多年來，月圓月缺，月明月淡，而每個七巧節，牛郎織女在鵲橋上狂奔着擁在一塊，許多願便在人間的愛侶中許下了未了情。每個中秋夜，賞月也吧！猜燈迷也吧！或舉杯邀明月，喝個酪酊大醉，或品茗吟詩作詞，最難捱的總是高處不勝寒。人間天上，天上人間，也有不團圓的時候，有窮氏的祭月歌在荒涼的心域幽幽揚起他們祖先的破離，破圈兒是無處話淒涼的離情苦。

中旬以後，月就消瘦得更病意了，蒼冷的郊野吠起月亮的棄狗，抖縮在鼓聲敲鑼中。有守墓園的老伯伯在昏淡的燈下吹起多孔的笛，葉動花影，碎碎的月色從葉隙間流入老伯伯的記憶裏，她總在月殘時候，似有似無的在窗外長吁短嘆。那聲聲摧人肝臟的嗷嗷聲，當年是如何的叫他心疼啊！

6 楓葉紅了

楓葉早就紅了。醒來的窗外是一片醉人的紅，悵悵的，在晨風中抖着寒意。我仍然記得我第一次走到山上去看到了楓葉，那種欣喜若狂的神情，似乎無法控制自己，激動的把它從泥地上拾起來，很小心地放進風衣的大口袋裏。有一個男同學指着山路的盡處說：「那兒有一棵不很高的楓樹呢！要不要叫大夥兒通通給你摘下來？」我差點忘我的叫喊出口——「哦好美啊！後來我只從楓樹下拾起一張可能是昨天掉下來的也可能是今晨剛掉下來的紅得映紅了我整張興奮的臉的楓葉。以後我再沒去探訪那座山了，而楓葉的夢老是刺激着我的神經，每一個夢的醒來又跌入另一個更深淵的夢，甚至有時迷迷糊糊的失落一整個早上。

楓葉紅了，而只不過一分鐘的事，我發覺窗外並無楓樹，我又懷疑我底幻想力太强了，使我惺忪的眼睛很神經質起來，窗外是一幢更高的四層樓公寓房。楓葉若已紅，也沒有消息從山上一直傳下來，傳入我耳。然後揀一個沒有課的假日，跑回去那座我掛念已久的山，聽風語，醉在紅楓的樹下一整個晌午。帶幾片楓葉回來，貼在我空白的四壁空牆上或玻璃窗上，伴我舉燈夜讀，渡過這長長的不眠秋夜，然後伴我入冬候的午睡日子，賜我美麗的回憶。

那一籃子的……

她坐的巴士車遠遠的駛着，漸漸又駛過一個又一個車站，在那一個車站下，她驀然發覺了她——纖瘦的身影，越來越近的時候，她望見她的臉了，她的臉沒有甚麼表情……但，但一剎那間使她在座位上心碎的，是那拿在她手中的籃子了——「啊！在我的感覺裡，它沉重得沒有得可比擬了！如果車上會忽然間沒有一個人影，我就可以伏在座位上大哭起來，要哭散這硬梆梆的沉重。但是，妳手中依然拿着籃子，巴士車停下來，妳走上來，依然是沒有表情的樣子，籃子依然在妳手中——盛着一個破碎了的紐西蘭夢嗎？」那一籃子破碎的紐西蘭夢，和她自己心中這破碎的寶島夢一相對，兩個美夢就不再能承受的洒成滿天地的淚雨，紛紛的嗚嗚咽咽的不能停止起來！兩個美夢——當她們都遙隔天涯時，她要從遠方訴給她寶島上風花一般的雪色和月色，一季又一季，她要接到她由紐西蘭遙寄而來的青青草地共牛羊……但現在，她只見到她手中拿着籃子，步上車來，她慌亂間輕聲叫了她的名字。她接觸到她的眼光，愛的也叫出她的名字。她逃避似的

不願面對她，急忙的說：後面有位置，去後面……。她手中的籃子——她想着她手中的籃子——她便想到初三年級相處在一塊，兩個都一樣依賴性的影子。而現在，現在——像孩子離開了媽媽似的被趕出了校門。

現在的妳和我卻不得不，不——得——不——自立起來了！白衣黑裙的日子，一起相伴的到圖書館，過路時，一起緊緊的拉着手。遇到一隻兇狠的狗汪汪的叫時，妳爭着要保護我，我爭着要保護妳。妳和我一樣小氣……鬧翻時，Y就大姐姐似的，以慈柔的眼光和語音來問我：「妳怎麼又不和清講話了。妳們倆呀，兩天好的，三天鬧的？」我卻覺得我有十足充分的理由來感到委屈，訴苦似的說：「誰叫她對我笑得很勉強呢？不甘願笑就不要假假的對我笑一笑還好呢。要笑到那麼勉強幹嘛？我都不喜歡看呢！」如果是現在，或是此刻，我一定一定能懂：世界原來不是無憂無愁的童話了。咳！我竟能澈底的懂得自己的幼稚，懂得那樣澈底，那樣沒有保留……。

下課時，她靜默的坐在課室的座位上，呆望着數學簿子。都是只懂得抄題目不懂得做的習題。這時她又自然而然的想到：問她。但一下子又覺醒——她們已經鬧翻了。她另得抄着題目，空着一個又一個位置，抄了一題又一題，再抄。她抬頭想着又不願意去看的見到她走來，一臉要來又不大甘願來的問她：「會做嗎？」她含着滿眼忍着的淚水，心裡想：要問又是這樣，好像不大想來問一樣……。搖了搖頭。兩人又坐在一個位子上，漸漸又和好起來。回家途中，她又一副教師一般的樣子叫她要注意數學，要常常做。LCE數學很重要的。但她的數學習題已經在她教導上似懂非懂地做完了。做好了，心頭上的大石已沒有了，就完全沒有一回事的說：「我覺得我一定能够考上，真的，我一定能够考上的，我覺得，我的感覺很靈驗的，一定能考到的。」但是，她終於考到文科。兩人被分了學校。這時，她們忽然不約而同的不再鬧翻了。兩人都好到像姐妹一樣。

記得一起上玫瑰園學友會的路途嗎？美又安定的FORM4裡。而一起補習的夜道上，天空底下，更美。昏夜……只有天空，天空底下，只有夜色的街路，夜

的街路，只有遠遠隔着一盞又一盞的燈影，昏昏的燈影下，只有妳和我的影子；我半夢幻的朦朧構思得正入神，耳邊忽然聽到細細碎碎的告訴我：「他今天和我拉着手呢！」我好奇的也細細碎碎的問：「真的，那是怎樣的感覺呢？」兩個人笑了起來。對着有點羞怯怯的夜影；抬眼望到遙遠的天空，和剛才入神的構思；我忽然悵惘起來，一份說不出，說不出的迷茫；迷茫裡，我向妳低低的傾訴着，傾訴着；脚步聲沒有感覺向前又向前；向前又向前……

車子又在一個車站停下，她走來拍一拍她的肩說：「我先走哦！」她吃驚的點了點頭忽覺得她是她生活裡的一個——陌生過客了！她害怕的感覺着。

又記起另一個昏夜補習途上，她對她說：我一聽到水仙，就覺得那不是羅文唱的，應該是你的他唱的，他應該在心裡唱給妳聽的。一聽到「水仙」我就想到妳的。她禁不住的喜悅在流湧着，真的？但忽然的一刹那，她記起什麼，噢，她的心裡叫：不要，我才不要呢，嚇死我啊……啊，此刻，此刻的迷迷茫茫竟是失落一般的空嗎？失落，心失落到那裡了，心失落到那裡了呢；她又想伏下去，但車聲人聲卻殘忍的轟轟注視着她；如果此刻沒有人……我一定可以……一個過客下了車，又一個過客下了車……都是過客，怎麼都是過客呢……

「妳可知道呢，妳也會忽然成爲過客嗎？」因爲，因爲我不能，我怎能承受那一籃的碎夢。

痛心疾首話帮派

劉放

這次因研究上所需，特別到馬六甲及檳城去作一次小小的實地調查。這次的調查結果，証實了在過去的中國移民社會中，帮派主義思想「如膠似漆」。所謂帮派主義者乃指說不同方言的人樹黨結社，捍衛本身之利益。在職業上常會排斥外幫。如廣府人有廣府人的朋黨，福建人有福建人之會社。起先是互不侵犯，後來則相互傾軋。其中分幫分得最利害的要算福建人、廣府人及客家人。潮州人可能由于在中國縣屬關係，有附屬於廣府，亦有附屬於福建的。海南人由于南來較晚，結黨亦無甚勢力。其他較晚而人數又較少的福州、興化、福清人，由于職業卑微，導至人輕微；在過去幾乎是既不屬福又不屬廣的。勢力的當然不能與福廣抗衡。

各方言群之分派，可由三州府之街道名稱窺見一斑。由于本文年非學術報告，僅舉數例以饜讀者。

由最早開發的馬六甲說起。馬六甲的中文街道名似乎沒人撰文發表過。原因恐怕是因爲街道不多的原故。檳城方面的溫梓川先生曾爲文撰述過，星加坡的共有兩篇：一篇由蕭明執

筆，另一篇的撰述者為葉勤生。在馬六甲唐人街中有一條街叫海山街。海山是客家人的主要秘密結社。不消說該條街在過去大部份是客人。另外一條大伯公街，中文名有三個。由青雲亭算起至第一街口，稱為觀音亭街；再向河邊去至第二街口，稱打金街；再下來是打鐵街。青雲亭是福建幫大本營，不用說該街必為福建人，尤其是漳泉二州的人所佔據。但操打金及打鐵之行業者則以客家人居多。且在打鐵街有一著名之客家三多廟。筆者此次巡禮該處，滿耳客音。廣府人在哪兒禁過則不得而知。街名及廟堂及會館不留痕迹。瓊州會館在鷄場街，但該會館在十九世紀中葉才建立。廣府人的三水會館等在荷蘭街，但建得亦很遲。恐沒助予前期幫派主義之研究。我過去一直以爲這些禍國害民的幫派主義已成陳蹟，豈料在荷蘭街中段處却矗立着一座冠冕堂皇的甚麼嘮什子「×氏宗祠」。一九七一年竣工，由陳立夫題詞。我真不知道陳先生年紀那麼大了，在美國也住過那麼久，怎麼還會向南開倒車？「四書道貫」似乎無此一指示。

在板城方面，福建人及潮州人的廣福宮面向中國街。在廣東人的廣東暨汀州會館則在廣東街與義興街交界處。客家人人數一多起來，另起爐灶，在皇后街建立應和會館。在館址上看來，此三派人士是近手于鷄犬不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但在板城沒有海山街而只有義興街，可見早期客家人只是人丁旺但却無甚作爲。直至增城鄭景貴出（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領袖海山群倫，板城才出了一條鄭景貴街和另一條亞貴街。亞貴即景貴之俗稱。廣府人佔了一條以他們黨派爲名的街，即義興街。

在新加坡方面廣府人的寧陽會館在大坡大馬路，福建人的恆山亭在石叻路，天福宮福建會館在直落亞逸。客家及廣惠肇的福德祠亦在直落亞逸。但潮州會館或天后廟則在近山仔頂處。由這些廟、館的所在地可出各幫的和諧程度。新加坡有海山街及松柏街。無疑的，客家人會轟轟烈烈過一番，另又有義福街。可見福建幫在新加坡亦會石破天驚過一回。廣府人亦會佔過香港街或澳門街。但講錢講勢，由于職業上原因，廣、客聯合起來亦非福建人手腳。能與福建人較量的恐怕只有潮州人。柔佛過去的港主，大部份是潮州人。星之潮州人可能屬廣府義興，要不然，新山不會有義興街。廣府人在新山不會吃得開過，另有海山街，這就是筆者大惑不解了。客家人何時稱雄過柔佛或新山呢？史無記載。待考。

拉了那麼一大堆街名，亦無非在說明中國早期移民之混蛋透頂。其實現在的老一輩人士中何嘗不在死把這個禍根，近數月內星加坡之中華總商會就會鬧出這種幼稚的列幫笑話。若我是星加坡的當權者，我會勒令解散該會，重組一個真正以商言商的商會。這是一個甚麼時代？又不是天主教，何必死纏交媾中止法？何必抱殘守缺？這種幫派主義妨害建國，其理至明，吁當政者善加注意或利用，悉聽尊便。

何炳棣在會館史論中謂同鄉會館在過去的中國貢獻巨大，使許多背鄉離井者在他方可遇故知，可開鄉音。這固無不對。但他這種想法却是先接受同鄉小圈子然後才作出結論的。爲甚麼在京邑一定要有同鄉團體？讀書人公會可否？YMCA可否？應試人會所可否？或曰過去各省方言不通，同住YMCA豈不是南腔北調，一鷄一鴨？斯殺得屁滾尿流？可見何炳棣非常保守，并不圖社會改革。同鄉會益處只披澤于個人，大亦不過至一小撮鄉黨。這些人若長久搞下去，中國豈不要成爲印度第二？要打破小圈子，同鄉會之建立是一大障礙。馬來亞的馬華公會要搞精神革命，這些王八東西革了沒有？

昔有云漢者評論根除三州府秘密結社方法時曰：當局應只准某一方言群進入，則各個不會亂搞。他舉香港爲例。若此政策當時真的爲當局所採取，後果就堪慮了。但英國佬與中國接觸那麼久，哪有不知中國人心理之理？英國佬一定聽過黃乃裳的新福州，亦會開過客家人的蘭芳大總制吧？不會的，英國劍橋與牛津大學以製造和承包「分列互制，自相殘殺」武器名震遐邇。話說回來若這種武器使用遲一點的話，馬六甲現在可能是漳泉大公司，板城爲廣福聯合無限公司，怡保及吉隆坡和芙蓉變成廣惠肇豐永大等總聯合私人有限新公司，新加坡當然是義福和義興兄弟股份有限公司。英國人在一百多年前就看見這些公司的陰影了！

英國的洞燭先機及觀察入微是值得佩服的。那怕你五千年文化，再多五千年英國佬亦可避重就輕，迎刃而解。承頂五千年文化的一根重要柱頭是幫派主義，英國佬心血來潮或無所事事時搖它一搖，不墜亦岌岌可危了。其他的外國人研究中國幾十年尚不知爲何中國人如一盤散沙。歸根究底就是他媽的幫派主義在作祟。

由于工業化的產生，工廠及大公司聘請僱員已不用過去的老套。他們只問料子幾許？不問府上何處？君有所不知，在早期的移民社會，你廣府人想去福建人的公司謀職？去美國還

要容易一點。同樣的，廣府人的行業你福建人亦休想染指。染指不是不可以，這指必斷無疑。只有具斷臂決心之士才敢揚鞭撻過界。

外省人常說廣府佬講話如罵街。要不就諷刺曰：「早生幾十年就有世界可撈！」如何撈？在皇廷內，見有人到：「某某人駕到到！」然後再來一句：「噎！」請一個站在外門就夠了，不必用擴音機。廣府人亦經常揄揶福建人曰：「福建郎（人），炒鹹蛋，紅毛鬼，放炸彈，炸死佢個×家割！」各幫不和，由此可見一斑。

行政者不知是否可以一試：限定各種同鄉會的入會者年齡必須在四十或以上。有曰同鄉會主要目的是料理善後事。君知否廣府人死不能葬福建山的？福建人當然亦不會那麼慷慨解山。生前語言不通，死後亦不通，嗚呼哀哉，尙饗！

十一月紅紙白路寓

補遺

本文所述撰寫中文街道名者僅限于中國人作者，西方學者在十九世紀末及廿世紀初已發表過中英對照之路名。且除三州府外尙涉及芙蓉、彭亨等地，由于不多讀者會對這些資料感到興趣，故文中未述及。（十一月廿八日）

閒思錄 黃潤岳

毛筆與鋼筆

君子與英雄之四

毛筆翻譯成英文，變為「刷子筆」，真是罪過。那就不如譯為「中國刷子」還好一點。我們稱西洋人的寫字工具為鋼筆；其實，早一點的鋼筆並非鋼，而是羽。華人的筆，到如今都是用毛。中西寫字工具之分野，只在羽毛之間而已。

據說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堅持要中國總理周恩來用毛筆簽中日協定。假若真正懂書法的人，沒有誰會把日本書法列入書法的藝術，儘管田中的前任佐藤榮作也常揮筆自遣。簽簽字當然可以顯示中日文化的共同點。

近來舉行書法比賽，成爲一種風尚。書法成爲藝術，世界上只有華文一種。華教同仁來提倡，乃理所當然之事。當事者固不會「沾沾自喜」，提倡華人精神革命到目前似乎不用革「書法比賽」的命，因為要革的命多，還輪不到書法。

在毛筆書法方面，我也浪費了不少的時間。從幼稚園寫到高中畢業。但是，我從不會追算過在書法方面，一共花了多少時間。我只記得我的書法不壞，而其他功課也都有中上的成

續。因此，我也不用追悔：如果把寫字的時間來做其他的功課，就會如何如何的。若是要這麼精打細算，我寧願不吃飯。因為吃了下去，還不又都排洩出來了。

到如今我提着毛筆可以寫；寫出來還有人叫好，我倒又有點飄飄然了。再加上有一些友好要我空時，為他們寫點條幅，甚至於還指定我要寫漢碑。這樣一來，真好像國會議員入閣一般的高興。

我自己寫毛筆，我可不勉強別人非用毛筆不可。不過，毛筆實在是偉大的。筷子是吃中餐的工具，毛筆卻是東方的藝術的工具。

東方藝術包括字和畫。跟庸俗現實的人談字畫，那是浪費時間的。

因此，我談毛筆，既不是教勵別人來舉辦書法比賽，也不是自己想開畫展。我只想說明毛筆是東方化的象徵，中華文化的代表。毛筆可以說是君子。

毛筆是把毫捆成一把，似圓錐形；鋒要尖，體要飽滿。正如君子的雍容有量，卻又要其鋒有千鈞之力。其次是筆鋒壓下去可曲，提起來又恢復了原狀。這又可象徵君子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毛筆上半卻保藏墨汁，因為下面細而尖，又不會滴漏出來，便表示出君子的器度與風度，深藏若虛。別小看這一攝毫毛，可以寫字，寫出千百種不同的體態；也可以繪畫，繪出整個的宇宙自然。以前中國的讀書人，只要讀書讀通了，可以為宰相以治國，可以為將軍以平藩，正像毛筆一樣。

用毛筆寫字，筆劃能粗能細，墨色可濃可淡。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是之謂乎？

至於鋼筆，不管用鵝毛也好，用白金也好，再粗的字也不過一分。要更粗的話，墨水的表面張力有限，便會寫不出水來。這還不是個人英雄主義嗎？硬崩崩的，一點也沒有商量的餘地。英雄的氣魄，大不過君子。一枝毛筆，中間有多少個微細管？蘊藏了多少墨水？

君子重修養，發揮自然的的天性。毛筆的用墨，濃淡可以隨時調節，不像洋墨油永遠是那麼濃黑的。

寫鋼筆字當然也可以龍飛鳳舞的。不過，一般西洋書法多講究整齊統一，好像印出來的。華文書法，字字均可變換，好像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刻上去。

我想這是因為中西文字的結構不同的關係。西文字母只有廿六個，再分大寫小寫。如果是用筆來寫，每個字母都與圓圈有關係。練習英文書法只有一個最基本的辦法，連續不斷的畫圓圈，一個接一個的畫下去。

中文的筆劃分類更少，但是每一個的構成卻形成一個整體，要四平八穩，四方端正。也可以說每一個字都是獨立的圖案。

寫中文字簡直是建造房屋的搭架子，「一筆」沒有紮穩，便會看不順眼，好像會倒下來的。

中文的難寫，其故在此。君子之難於完全，非無由也。

想不到毛筆和鋼筆都在開始被淘汰。毛筆固然是有不便之處，連鋼筆也有麻煩。於是，君子與英雄都過時了。現在大家所感興趣的是：誰當選總統；大家所崇拜的是男女電影明星、運動員、摔跤或拳擊的優勝者。調高一點是：音樂家、藝術家、甚至於文學家。凡是代表國家競賽而獲得勝利者，回國時都會受到英雄式的歡迎！包括賽美在內。

在書寫工具方面，便產了原子筆。

從實用價值來說，原子筆已經超出了毛筆甚遠，也超出鋼筆。現在，人手一枝，價廉物美，書寫攜帶，莫不稱便。不過，書法出來的筆劃，單調到像老和尚敲木魚，毫無藝術之可言了。好在是太空時代，大家只在追物質生活的享受，書法已經是多餘的事，有打字機就可解決一切。總有一天連支票的簽名，也會變成是多餘的。

原子筆雖然是外國人發明的，究竟仍不能說是鋼筆的後代。東西文化可以交流，可以融會。發揚和廣續文化的書寫工具——鋼筆也好，毛筆也好，在可見的將來，就變成了非實用的，非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像我這麼一個華裔馬來西亞人，某一天要到國家博物院去，在陳列櫃中看見鋼筆也成了古董時，可能我就會起「也有今日」之感慨。

我會試圖以毛筆寫英文字，的確是不方便。但是，用鋼筆寫中文字，卻是得心應手的。君子放諸四海而皆準，工具不同，原則不變。照這樣看來，毛筆代表君子，只有代表外在的形象，方塊字才真是真正的代表君子。

西文的字，只是一種科學的組合，中文的字；可以說是一種哲學的組合，至少也是藝術

的組合。那麼，方塊字可以拉丁化麼？應該麼？原子筆取代了毛筆和鋼筆，因為這些都是工具。如果要以拉丁化的字取代方塊字，那只是消滅方塊字而已，並沒有進步或不進步的問題存在；也沒有學習的難易的因素。

行得通嗎？有一本雜誌中，曾列出一段「石氏適石市入史氏石室市石獅」；拉丁化之後，誰也不知道是甚麼！

工具可改進，愈簡便愈好；文化卻是其來有自的。我說毛筆代表君子，鋼筆代表英雄；我不希望一定要把原子筆代表嬉痞士。

黃俊東

何其芳的故事

無可否認，作為詩人和散文家，何其芳是三十年代中較有才華和突出的作家，難怪迄今他在海外年青讀者的心目中，仍然享有盛名。

不過關於何其芳早年的事蹟，卻很少人談及。日前讀「作家軼事」（這是一本專談中國現代作家軼事的小書，上海千秋出版社編著，近日由「中山圖書公司」翻版），其中有一小段述及何其芳「在中學讀書時，人挺老實，不大愛說話，常常在講堂的一角裏，靜悄悄地練習功課——特別是關於數理方面的功課。或者，那時何君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但在寂寞的生活中，引起大家注意的，卻是何君得了全班國文第一名。」（頁一八八）寫這段文字的作者自稱是何其芳的同學，因為看到了何其芳與曹禹及蘆焚三人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在高興的情緒下想起了在中學時代何君的往事來。」

因此，想來這段敘述是靠了，那麼多少可以反映出詩人年青時代的一點性格。據作者說：「到了下學期，何君便轉學了。而轉學之後，他對於文學才有了特別的愛好！間或在四川的報紙刊物上寫些文章。」（也見頁一八八）

何其芳是四川萬縣人，這位作者所指的中學時代也是在四川；後來作者與何君都到了上海，不久何君又赴北京讀書，作者與何君便很少機會相見了。但是在文中還有一段文字，如

果有事實依據的話，倒是可以拿來作為詩人筆下的註腳。文云：「據說，他在中公的時候（按「中公」可能指中國公學），對沈從文先生的令妹，是有一番愛慕。爲了她，他曾經寫了既香艷的詩句，又寫了些抒情的散文。在清華時，大概朱自清先生也知道他的熱戀之苦，曾經設法使他獲得夢魂中人；可是，不知怎的何其芳後來又忽而消失了追求的勇氣，因之終於沒有成功。但有人說，這戀愛的失敗，是有助於他成爲散文作家的。」（頁一八九）是否如此，只有何其芳自己才知道了。

對於散文創作，何其芳確曾下過苦心經營、刻意雕琢的工夫。他自己說過：「我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該是一種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還鄉雜記」代序）

他的得獎的散文集，收有十七篇散文的「畫夢錄」，便是他對散文所貢獻的諾言。這些散文的確寫得很精緻、很瑰麗，別樹一格。用他自己的話來註釋：「我的工作是在爲抒情散文發現一個新的園地。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情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我以前寫詩一樣入迷，我追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同上引文）

美麗是美麗了，純粹也達到了詩情畫意的境界，但除了精緻瑰麗的風格之外，內容太偏於青春的嘆息。那種纖弱的情感和美麗的夢想，可說完全與現實社會脫了節，難怪詩人艾青說：「『畫夢錄』是憐鬱的嘆息！」

從題材的充滿夢幻，似乎與那苦戀的情懷有關，這種虛無思想的色彩，在那個時代也特別使年青的文學作家容易感染上，對於愛好哲學和文學的何其芳，似乎更不易擺脫了。但是從「畫夢錄」、「刻意集」、「還鄉雜記」（另一版本作「還鄉日記」）、「火星集」、「火星集續編」，何其芳一路下來卻在漸漸的轉變，他的唯美的詩文，也就在「夢中道路」走向了現實，成爲過渡期的作品，特別是到了「還鄉」的時代，他不再「畫夢」了，也不再憂鬱地偏起頭子望着天空嘆息，他關心到人世間的事情了。

何其芳三十年代詩選

（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的詩）

休洗紅

寂寞的砧聲散滿寒塘，

澄清的古波如被搗而輕顫。

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

能從這金碧裏拾起些甚麼呢？

春的蹤跡，歡笑的影子，

在羅衣的褪色裏無聲偷逝。

瀟灑洗於日光與風雨，

粉紅的夢不一樣淺退嗎？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來了。

它的足濯在冰樣的水裏，

而又踐履着板橋上的白霜。

我的影子照得打寒慄了。

(一九三三年三五年的詩)

夜景(一)

市聲退落了

像潮水讓出沙灘。

每個灰色的屋頂下

有安睡的靈魂。

最後一乘馬車走過。

宮門外有勞苦人

枕着大的涼石板睡了，

半夜醒來踢起同伴，

說是聽見了哭聲，

或遠或近地，

在重門鎖閉的廢宮內，

在棲滿烏鴉的城樓上。

於是更有奇異的回答了，

說是一天黃昏，

曾看見石獅子流出眼淚……

帶着柔和的歎息遠去，

夜風在搖城頭上的草。

古城

有客從塞外歸來，

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

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

(受了誰的魔法，誰的詛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單子的靈魂已安睡

在胡沙裏，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

但長城攔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風

吹來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樹木搖落，

搖落浪人心。

深夜踏過白石橋

去摸太液池邊的白石碑。

以後逢人便問人字柳

到底在那兒呢，無人理會。

悲這是故國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有一座高樓，

在危欄上憑倚……

墜下地了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邯鄲逆旅的枕頭上

一個幽暗的短夢
使我嘗盡了一生的哀樂。
聽驚怯的夢的門戶遠閉，
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在地殼上。
地殼早已僵死了，僅存幾條微顫的動脈，
開或，遠遠的鐵軌的震動。
逃啊，逃到更荒涼的城中，
黃昏上廢圯的城堞遠望，
更加侷促于這北方的天地。
說是平地裏一聲雷響，
泰山：纏上雲霧間的十八盤
也像是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
（受了誰的詛咒，誰的魔法！）
望見黃河落日裏的船帆！
望不見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
這古城。風又吹湖冰水。
長夏裏的古柏樹下
又有人圍着桌子喝茶。

牆

軋軋的，水車的歌唱
展開清晨的長途；
灰色牆的使長巷更長，
我將佇足微嘆了。
看藤蘿垂在牆半腰
青青的，像誰遺下的帶子
引我想牆內草場上
日午有圓圓的樹影升騰……
矇矓間覺我是一只蝸牛
爬行在砌隙，迷失了路。
一葉綠陰和着露涼
使我睡去，做長長的朝夢。
醒來轉身一墜，
我，依然身在牆外。

聲音

（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的詩）

魚沒有聲音。蟋蟀以翅長鳴。
人類的祖先直立行走後
還應慶幸能以呼喊和歌唱

吐出塞滿咽喉的悲歌，
如紅色的火燄使他們溫暖，
當他們在寒冷的森林中夜宴，
手掌上染着獸血
或者緊握着石斧，石劍。

但是誰製造出精巧的弓矢，
射中了一只馴鹿
又轉身來射他兄弟的頭額？

於是有了十層洋樓高的巨炮
威脅着天空的和平，

軋軋的鐵翅開散下火種

能燬一切城市的骨骼：鋼鐵和水門汀。

不幸在人工製造的死亡的面前，

人類喪失了聲音

鯨魚

在黑色的網裏。

當長長的陣亡者的名單繼續傳來

後死者仍默默地在糧食恐慌中

找尋一片馬鈴薯，一個雞蛋。

而那幾個發狂的賭徒也是默默地

用他們肥大而白的手指

以人類的命運為孤注

壓在結果全輸的點子間。

何其芳

「刻意集」序

把這些雜亂的東西放在一起並且重讀一遍後，我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愁。
因為我想起了那些昔日。

對於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我是惋惜，追悼，還是冷冷地判斷呢？我無法辨別我的情感。
我感到那不是值得誇耀的好夢，也不是應該譴責的過錯，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許多
人都有過的憂鬱的蒼白色的少年期。一個幼稚的季節。我想起了那些昔日，猶如想起了多年
以前讀過的一本厚書裡的情節，至于其中曾經使我醉心的文句，曾經使我洒同情之淚的主人
公的行爲與心境，我已記不清了，無法獲得同樣的體驗了，甚至有一點驚異當時的激動了。
猶如我們都曾經是兒童但現在並不了解兒童們的情感。

我不是在常態的環境裡長起來的。我完全獨自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謝
自己，我竟沒有在荆棘與歧路間迷失。那麼我還有甚麼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許多曲折的路
，有過許多浪費時間的半途的徘徊？

這些雜亂的東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那時我在一個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舊的
會館，冷僻的古廟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夢着一個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每一個夜晚我寂寞得

與死接近，每一個早晨却又感到露珠一樣的新鮮和生的歡欣。假若有人按照那時的我分類，一定要把我歸入那些自以為是精神的貴族的人們當中。

我那時唯一可以驕矜的是青春。

但又幾乎絕望地期待着愛情。

愛情，一種嬌貴的植物，要在暖室裡的玻璃屋頂下才會萌芽，生長，開花，然而我那時由于孤獨，只聽見自己的青春的呼聲，不會震驚于輾轉在饑寒死亡之中的無邊的呻吟。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節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殘我」，用更明白的語言說出來，就是我後來歌唱的「不幸的愛情」。但對於人間的不幸我仍帶着矜矜。在那最後留給我的「一片又淒清又艷麗的秋光裡」，我猶如從一個充滿了熱情與淚的夢轉入了另一個雖然有點兒寒冷但很溫柔很平靜的夢。總之現實的鞭子的第一次鞭打還是沒有使我完全醒來，沒有使我驟然達到現在的清醒，用帶着憤怒的眼睛注視這充滿了不幸的人間，而且向這製造不幸的社會伸出了拳頭。在那「一片又淒清又艷麗的秋光裡」，我自稱為「一個留連光景的人」。

「留連光景惜朱顏」。那是一位亡國之君的詞。雖然我的手裡沒有一個國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

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的足印，一些雜亂的詩文。除去一部分自以為比較完整的詩被一位朋友編入『漢園集』，又一部分不長不短的文章姑且名之曰散文者只編為『畫夢錄』之外，尚可以寬容地挑選出來收輯起來的便盡在這個薄薄的集子中了。

我的寫作是很艱苦很遲緩的。猶如一個拙劣的雕刻師，不敢率易地揮動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繼日地思索着，工作着，而且當每一個石像脫手而站立在他面前，雖然尚不十分乖違他的原意，又往往悲哀地發現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跡。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應當最知道自己自己。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斷言這到底是我的好處嗎？還是弱點，這寫作時候的過分矜持。

這過分矜持的寫作習慣的養成由于自己的思路枯澀，也由于我的文學工作是以寫詩開始。有一個時候我成天苦吟。

除了寫詩，後來我也學習以散文敘述故事。那都是很幼稚的。對於留存在這裡的一篇，『王子猷』，我同樣感到羞慚，感到幾乎沒有勇氣去重讀它。然而終於姑息地留存了，因為在那故事的後半，雖然仍是荒唐可笑地塗抹着千餘年前的古人的面目，我讀到了一些使我哀憐過去的自己的句子，如在情感的灰燼裡找到了一些紅色的火花：

……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沈溺于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仰在心頭的哭聲了。

我彷彿聽見了我那時抑在心頭的哭聲。我想起了我重寫那樣一個陳腐的故事並不是為着解釋古人而是為着解釋自己。我想起了一次可哀的心理經驗。在過了一個舊曆的新年後，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帶着歡欣和一件小禮物去訪一位朋友。在冷落的鋪滿白雪的長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種酸辛，一種不可抵禦的寂寞，我幾乎突然決心回到自己的住處去。這種不應為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人所有的孤獨傾向不僅這一次使我痛苦。我常常感到在這寒冷的陰暗的人間給我一點溫暖以免于僵死，給我一點光輝以照亮路途的只是自己的熱情的燃燒。

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容易使人的心靈變得狹小，對於人間斤斤計較。而且嚴格地說，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因為那時我接觸得最多最親密的並不是活的人類而是帶着死亡的芬芳的書籍。

我讀着許多時代許多國土裡的詩歌。讀着小說。有一段短短的時間戲劇也迷住了我。比較冗長的鋪敘和描寫，我感到它是更直接更緊張地表現心靈的形式。但我一開頭便忽視那些動作，我只傾聽那些心靈的語言。所以我最喜歡的是幾本靜默的、微妙的、沒有為着迎合觀眾而設的熱鬧、誇張和湊巧的戲劇。

我竟想用那種形式來寫一個幻想的故事，以四個黃昏為背景，以愛情為中心，敘述一個在他的一生的車道上「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適宜的車站』的人物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終於因為沒有自信，只挑寫了第二部分，就是『夏夜』。我一點不想使它冒充戲劇，我願意在那題目下注一行小字：一篇對話體的散文。

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抒寫又是冒充散文。因為我終歸是寫詩的。

風訊

我寫了許多詩。就是說寫了許多壞詩。把『燕泥集』中的一部分和這集子裡的放在一塊兒看，一條幾乎走入絕徑的『夢中道路』展開在我面前。我是怎樣從蓬勃、快樂，又帶着一點憂鬱的歌唱變成彷徨在『荒地』裡的『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又怎樣企圖遁入純粹的幻想國土裡而終於在那裡找到了一片空虛，一片沉默。『我沉默着過了整整一年』。我幾乎完全忘掉了詩。但在對於它的熱情消失之後，我才清醒地得到一個結論，在差不多當作附錄編入這集子中的兩篇解釋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裡尚未達到的結論：詩，如同文學中別的部門，它的根株必須深深地植在人間，植在這充滿了不幸的黑壓壓的大地上。把它從這豐饒土地裏拔出來一定要枯死的，因為它並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現實者所假定的，一棵以可扎根、生長並繁榮于空中的樹。

然而直現在仍有人在作這種懸空的企圖。到處浮着一片輕飄飄的歌唱。

現實的霜子終於會打來的，而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誠實，就是當無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時候應當從夢裏驚醒起來，看清它哪裏來的，並憤怒地開始反抗。

我自己呢，雖然我並不狂妄到自以為能夠吹起一種發出巨大聲響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變成鞭子，還擊到這不合理的社會的背上。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萊陽。

□完顏藉的「三段戲文」，是從蕉風文叢之四的「填鴨」中選刊出來的，讓讀者們先窺見這本書的一斑，「填鴨」是一本精彩的散文集，原定一百頁，售價一元，現在增至一百四十頁，售價增至一元四角，原有預約訂戶不受增價影響。

□本刊編輯人牧羚奴（陳瑞獻），定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九日，在星加坡國家圖書館舉行畫展，由法國駐新加坡大使傅利洛先生主持開幕，本期的封面畫即為展出作品之一，此外，我們還選了另三幅畫刊出。本期另刊出他十二首最新的詩作。

□一九七二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落在德國作家亨利·貝爾身上，本刊編輯人梅淑貞譯了一篇介紹，在本期刊出。我們另外選載余素的一篇介紹文字，余文原載「幼獅文藝」第二二七期。

□賴瑞和現潛心於中國古典詩的研究，譯了一篇劉若愚教授的論中國古典詩的文字，劉教授的原文是用英文寫的。

□宋子衡出版了「宋子衡短篇」小說集後，寄來了小說「蚱蜢」，宋子衡的創作態度一向嚴肅。

□四十年代作家作品，本期選了何其芳，何其芳的風格婉若柔美而明麗，後期的作風稍有改變，但仍無法掩其本色，如果我們承認文學作品多方面的風格，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實，陸游的悲壯，李清照的柔弱，柳永的婉若，同樣值得我們欣賞。

□黃潤岳的君子與英雄進入第四篇，越寫越精彩，以平常事物喻君子及英雄，淺出深入。劉放的專欄，近期來都觸及星馬華人的社會問題，瘡疤的揭露，無疑是難受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此見識，接受一位社會工作者率直地說出他心中感受的真相。

□蕉風文叢之五的拉笛夫詩選：「湄公河」已在排字中。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
-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閒思錄 冊 () 湄公河 ()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全輯 四冊
價格	上述叢書共 _____ 冊 共計 _____ 元 _____ 角
備註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陳瑞獻畫展

作品兩幅

展出日期：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

展出地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